

国外档案 以色列解密档案

有关中东十月战争后的部分 历史文献

韩志斌*等译,黄民兴**校、序



1973年10月西奈半岛阿以冲突。

中东是冷战期间美苏激烈竞争的地区，十月战争即为双方最后一次代理人战争。此前，以色列通过1967年的“六五”战争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等阿拉伯领土。之后，美苏支持安理会通过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所占领土；尊重并承认本地区每个国家在安全及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保证本地区国际航道的通行等。从此，美苏在中东设法维持“不战”局面，以避免双方的正面冲撞。

十月战争是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取得部分胜利的战争，因而给予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美国以极大的震撼。两国意识到，仅靠军事手段不可能维持以色列的安全，必须寻求政治解决；同时，美国也认为，政治解决可以使亲苏的阿拉伯前线国家转而从事和平建设，从而疏远苏联，接近美国。而且，苏联也主张以色列撤出被占领土，与阿拉伯国家实现和平，因而与美国共同提出了安理会338号决议，要求双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立即开始执行242号决议，着手和平谈判。此外，西欧也开始推行更加独立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因此，在联合国主持下，阿以双方开始谈判，以色列先后与埃及、叙利亚签署停火协议、军队脱离接触协议，归还了埃、叙的部分领土，由此在事实上启动了中东和平进程。从此，冷战在中东出现了重大转折，政治解决成为潮流。

阿盟于1973年在阿尔及尔召开首脑会议，大力声援前线国家。但是，阿盟在“六五”战争后提出的对以“三不”政策（不承认、不谈判、不缔和）为单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谈判设置了障碍，而埃以签署的军队脱离接触协议事实上具有和约性质，从而避开了有关规定。

这里发表的文献译自《以色列外交：文件选》（Israel's Foreign Relations: Selected Documents, 1947 ~ 1974; Editor: Meron Medzini; Chairman of Editorial Board: Chaim Yehil）第二卷（以色列外交部发行，耶路撒冷，1976年）。从中可以看到，尽管各方对中东问题持有不同看法，但和平之门已经开启。

翻译分工：(1)，(7)，韩志斌；(2)，(4)，(5)，(6)，(9)，(11)，杨涛；(3)，(8)，刘辉；(10)，李福泉。

* 韩志斌，男，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历史和现状。主要代表作为《伊拉克战后中东国际关系的地缘性特征》（《西亚非洲》2004年第6期）。

* * 黄民兴，男，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历史。主要代表作为《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 亨利·基辛格在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1973 年 10 月 12 日

基辛格：如果首先将我们观察到的中东局势作一概括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讨论可能会更加集中。

女士们，先生们，此时此刻，你们能够理解我们正处于一个微妙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结束敌对状况，为中东更为持久的和平奠定基础。因此，我在表达对局势的观察和回答你们的问题时必须多少谨慎一点。但是，预计这一时期结束后，我们会召开另一场记者招待会，到时我可能会给大家做一个比今天更为详尽的阐述。

现在，我将按以下部分讨论一下中东局势：第一，敌对行动的发生；第二，敌对行动发生后，美国致力于结束敌对行动的努力；第三，简单地考察一下目前我们观察到的军事形势；最后，我们希望由此前进的目标。

第一，关于我们所知道的敌对行动发生以前的情况。在敌对行动发生一周以前，美国已经了解到叙利亚有非常规的军队集结，而埃及军队正在进行被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解释为常规的秋季演习。

在敌对行动发生的前一周，我们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分别询问了我们的情报机构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请他们评估一下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一致认为敌对行动不可能发生，根本没有发生的机会。同样，上周在联合国里参加讨论的双方也都没有提出敌对行动的可能性这一问题。

在这种情势下，美国没有机会去警告任何国家不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因此，美国在敌对行动爆发的前一周，没有提出有关紧急事态的建议，人们一致向我们保证这种事态不可能发生——实际上肯定不会发生。

美国政府第一次获悉敌对行动可能迫在眉睫是在星期六早晨六点，当时我刚刚睡醒，立刻与总统进行联系。从那时起直到我们知道敌对行动其实已经开始——大约在星期六上午九点——我们确实与各方，包括苏联和联合国秘书长一道做出大量努力，目的是制止敌对行动的发生。

很明显，鉴于在敌对行动发生以前必然已经进行的这些准备的规模，上述努力是徒劳的。

敌对行动发生以后，美国自己设定了两个重要目标。第一，尽可能快地结束

敌对状态；第二，使结束敌对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有利于促进中东问题更持久和更具延续性的解决。

因此，在此期间，美国试图——首先在联合国，其次通过一系列的双边接触——创造一种上述两大目标都能实现的架构。我们已经考察了在联合国内部明确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我们也已经与有关各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接触，目的是了解双边努力可以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没有毫无根据地在公共论坛中寻找对抗的机会，那可能加重各方的对立，更难以达成一个解决方案。

等这一阶段结束后，我们将陈述一下我们进行的努力，而后可以对有关工作做一评判。眼前，我们的目标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敌对行动，即在敌对行动结束后，我们能够与有关各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接触，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为公正和持久的中东和平做出贡献。

我们对军事局势——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观察到的——的评估是，以色列似乎已经突入叙利亚的一些领土。埃及军队正在据守苏伊士运河东岸6到10英里的地带。埃及前线——苏伊士前线——相当稳定，叙利亚前线不那么稳定。

至于将来，美国将继续努力，现在正在努力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敌对状态，它将有助于确立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我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的长期和平。这就是我们讨论的基本架构。

现在，斯图尔特，你是否提问第一个问题？

问：我想提的是与带来稳定的架构有关的一些问题。

你在周一曾经说，苏联和美国的缓和不可能容忍包括中东在内的任何地区的不负责任的状态，缓和也不可能在这种状态下继续存在。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方面，苏联鼓励其他国家加入埃及和叙利亚方面反对以色列的战斗是否构成一种危及缓和的不负责任状态，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否想让美国方面的战争补给规模能够与苏联方面据说正在向其他国家提供的相匹配。

答：这起码是两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苏联在中东危机中的行为，以及中东危机对美苏关系的影响。任何一种评估都不得不承认，苏联和美国从各自的观点出发，在当前的危机中都面临着一个复杂的形势。

实际上，为什么中东问题的长期性解决是如此重要，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

中东存在着逐渐变成像 1914 年前欧洲的巴尔干那样的危险。这就是说，本地区的地方竞争力量有其自己的势头，该地区将把核大国卷入一场后者无需寻求，甚至无需启动的对抗。

很明显，美国与危机中的以色列有传统的友谊关系，前者在这场危机中将继续这一关系。同样清楚的是，苏联与一些阿拉伯国家也有可以追溯若干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危机中也不会破裂。美苏两国现在面对的困难，是在坚持我们的原则的同时，能否以一种有助于更重要的和平利益的方式处理这种关系。

我们并不认为苏联对阿尔及利亚总统的声明有所帮助。我们也不认为空运军事装备有所助益。不过，我们也不认为苏联目前的行动构成我在周一晚上指出的威胁缓和的不负责任状态。如果走到这一步，那么我们在这场危机中就如同过去在其他危机中一样，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坚定的立场。但是，此时此刻，我们仍在试图反对那些使我们失望的行动，并且强烈反对那些在苏联公共媒体以及他们在安理会的代表的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节制。

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根据对所有国家都是公正的、同时不使现有的关系破裂的条件结束敌对行动——这一点前面已经说了。

我想重复的是，当我们做出判断，认为局势已经恶化到不负责任状态的时候，我们会非常坚定地清楚说明这一点。

问：国务卿先生，鉴于上周四、周五苏联撤出驻叙利亚和埃及的人员家属的事实，你认为，第一，他们预先知道攻击的计划吗？你认为他们应该把这些计划通告美国吗？第二，你感觉苏联是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这次进攻？

答：对所有这些事情做出最终判断为时尚早。如果苏联鼓励这些攻击——目前我们还没有证据——我们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态来对待。

现在，如果苏联是通过自己的情报机构或者其他方式得知这一消息，而没有通知我们，那是另一回事了。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人们期望有更密切的磋商，但鉴于中东局势特别的多变性，告知某些未来信息将是一项重大责任。然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关系双方的任何一方如果获得了有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地方的一些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的情报，那么我们将认为下面的情况具有连贯性，并且符合美国 and 苏联之间已经签署的原则：向双方提供平息局势的机会。

问：鉴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名声，你认为他们和我们的情报机构未能准确地

预测未来事态的原因何在？

答：在确定事实方面没有人会犯错误。对于情报机构来说总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事实做出判断；另一方面是对事实进行解释。大多数情报人员——实际上是大多数高级官员和部分新闻记者——倾向于将事实与存在的构想相对应，使他们与预期的设想相一致。如果你开始就假设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你知道在过去十年里，每年九月埃及都有演习——那么就很可能有一种倾向，即让观察到的事实符合你预先设想的理论。这是所有情报评估最严重的危险之一。人们更容易忽视的是事实，而非设想。

在任现职的这些年，我与许多人交谈过，其中任何人的评估都不认为阿拉伯国家有很大的可能性发动大规模攻击。

问：我可以接着这一问题问吗？梅厄夫人说她曾经向其他国家的政府提议——我想她使用了措辞“在合理的提前范围内”——以便他们能够试图制止这件事。

答：不过，它取决于你对合理提前的界定。我们在星期六早晨六点获悉，战争可能已经迫在眉睫了。更早前我们得知，以色列自己不想发动攻击，但是，对我们而言，那并不必然意味着阿拉伯的攻击迫在眉睫。

问：国务卿先生，苏联正在给予埃及和叙利亚什么样的帮助？我们现在或以后应该给以色列什么样的帮助？

答：赫布，此时此刻，我想再次强调，在回答这类重要问题时应该牢记的主要问题是，我们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形势中，轻率的声明或者对直接压力的鲁莽反应都会轻而易举地把这种形势点燃。

此时，苏联的空运是适度的。它并非无足轻重，而是有相当的规模，但必须从影响直接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方面进行谈论。高级官员多数的

至于我们，你们都知道，我们目前与以色列有军事关系，这种关系正在继续。我们正在和以色列讨论因最近的事件而引发的特殊局势，但我认为在这里谈论细节是徒劳无益的。

问：国务卿先生，在这一方面，一些阿拉伯国家威胁说，如果美国继续目前的关系，再次援助以色列的话，那么他们将切断西方的石油供应。请问这些威胁在决策中能够占多大分量？

答：在这次危机中，我们已经做出了严肃的努力，认真地考虑了阿拉伯人关

心的问题和阿拉伯人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遵循我们认为正确的道路；我们也会为我们认为是正确的道路承担后果。

问：基辛格博士，你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当前你在结束敌对状态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吗？

答：好，我已经看到关于某些联合国行动是否必要的大量讨论。目前的困难在于，我们在纽约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有关这种必要性的讨论是：意见分歧很大，而且在我们看来，安理会多数或全部成员国采取共同立场的意愿很低，因此就任何一项我们可能提出的建议强行进行正式表决只能加深分歧，凸显达成一致意见的不可能。

因此，我们将重点放在明确达成共识，而不是进行一场决议或者反决议的争斗。

除此以外，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唯一要明确的是，我们正在与有关各方，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行接触，并且每天都与联合国秘书长进行接触。

问：先生，你能否给我们总体评价一下超级大国的态度——三个主要大国：美国、苏联和中国——有关敌对行动扩大的危险方面的态度。

其次——如果我可以问的话——作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你如何评估国务院处理这一危机的方式？

答：好，首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白宫里的人对国务院领导层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严肃地说，我认为——肯定在危机的局势中——这两个职务的结合会导致更连贯的政策。在我的国务院同事的合作下，此次行动是很杰出的，有助于将危机遏制在其目前的架构之内。

现在谈第一个问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或许可以这样说——所估计的危险升级问题，因此，我在这里不再细分了。我认为每个人都意识到这类战争有扩大的可能性。我认为，迄今为止，双方，即两个最有可能发生对抗的国家，那就是美国和苏联试图谨慎行事，从而防止走向那样一场战争的升级行动。如果将苏联在这次危机中的行为与其在 1967 年危机中的行为作一比较，人们必须说，他们行为的挑衅性和煽动性都较少，也比上次危机更少构成一种军事威胁。

当然，目前这种不稳定的局势有失控的潜在可能性。我只能再一次强调，有能力使局势升级和扩大敌对行动的所有国家保持克制是十分重要的，而且美国期

望所有有能力影响他们的国家都应使其克制和保持温和立场，这也是我们试图做的事情。

问：国务卿先生，你是否曾经试图与苏联达成一项终止向各方提供武器的协议？

答：我认为此时我不应该探讨与苏联沟通的任何细节。

问：国务卿先生，你谈到坚定性，如果事态走到这一步的话，那时你是否想的是美国在 1970 年叙利亚危机中表现出的坚定性呢？

答：各种情况永远不能比较，但是指导本届政府的整个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变的。我认为我不应该推测我们将要运用的特殊手段。但指导我们的原则是相同的。

不过，让我重复一下——我们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我们也没有预期它会发生。我认为在有关各方的制约下，它不会必然发生。

问：基辛格博士，你能评估一下超级大国或者说是大国——你能评估一下你所考虑的阿拉伯国家在发动攻击时的战略吗？我的意思是你在联合国与阿拉伯的外交部长们讨论过。考虑到有关你想发起的所谓和平主动行动的说法，有一些说法认为他们的心理——政治目标是有限的。

答：当然，阿拉伯人的目标不会与我们的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猜测。随着时光的流逝，阿拉伯人的目标也会日益明朗。

正如人们有时所宣布的，如果阿拉伯人的目标是强调这一事实，即中东不可能出现持久的稳定，而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是十分紧迫的事情，或者说通过谈判解决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我们的判断是共识已经产生了。与敌对行动开始前一样，美国已经准备帮助有关各方，如果他们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话。我相信那将是有用的，我们准备提供帮助，正如我在纽约向双方指出的那样。

如果那就是阿拉伯人的战略，那么在敌对行动结束后，我们可能会转而寻求和平，美国将为此提供支持。

问：国务卿先生，很明显，如果你们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话，就不可能不让苏联继续向这些人提供武器。为什么你不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不向阿拉伯人供应武器，你们将会停止向以色列供应武器呢？

答：正如我所说的，这不是讨论苏联和美国进行何种沟通的时候。我只能再次强调，我的主要目标是限制双方，并尽可能快地找到解决方法。

问：基辛格博士，周一晚上你在“地球之和平”会议发言中强调了需要完成从预防性外交到更具创造性的外交的转换。你认为这次危机为美国，特别是在与苏联合作的情况下，强调迈向阿以直接或间接谈判的新的紧迫性提供了一个机会吗？

答：我们希望在事情了结以后，即结束一切敌对行动以后，所有国家，首先是直接卷入的各方，其次是间接卷入的各方，都要认识到冲突周期性爆发这种脆弱的局势。如果得出了这一结论——我们认为这是应该的——美国准备帮助有关各方实现公正的解决。我们也迫切要求，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再次要求，所有各方现在实施其外交行动时要记住，无论在这个或那个论坛上达成什么样的暂时进展，我们最重要的目标都是维持这样一种关系，它可以使本地区和世界实现更为持久的和平。我们将以此种方式实施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外交，我希望所有其他国家也能这样做。

问：国务卿先生，阿拉伯人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埃及人能够在西奈半岛站住脚，那么就会比较容易地达成永久解决方案。在敌对状态结束后，你认为什么样的地图能够最大限度地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持久的解决。

答：这不是美国人所能决定的。我在周一的安理会会议上陈述了一些基本主张，我们准备参与任何其他交流和讨论。但是，我认为现在没有什么意义……

问：国务卿先生，你正计划月末到中国旅行。上述发展以某种方式危及这次旅行了吗？你预计中国会在你所主张的克制问题上予以合作吗？

答：我们呼吁的克制是向所有有能力影响事件的国家提出的。当然，从地理距离考虑，中国对这些事情的影响能力没有其他国家大，这是应该考虑到的。但我们呼吁的克制是针对所有国家的。

我的预计是，现在的局势不会破坏我的中国之行，但是当然，这依赖于它延续时间的长短。

问：国务卿先生，在追求结束敌对状态时，我们是支持在中东目前的地点实施停火，还是想要撤退到1967年的界线？

答：此时此刻不是讨论可能提出的具体模式的时候，因为对具体模式的态度取决于提出模式时所存在的条件。在讨论中涉及到了许许多多的方式，现在无从谈起。

问：国务卿先生，鉴于这次敌对行动发生以前对事实的意图评估的明显失

败，你认为我国在增强对类似形势评估能力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答：判断其他国家的意图总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它有时不是通过增强某种特殊能力就能解决的。

如果没有对意图的误判，人们就不会感到惊奇。很明显，那个拥有该地区最负盛名的情报机构、与事件最为相关的民族也大吃一惊，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回答你对我提出来的疑问。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改进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人的心态的理解，可以理解其决策过程，可以减少大吃一惊的危险。但是使人感到意外的环境从来不可能被完全消除。

问：基辛格博士，前面在评估阿拉伯人的可能的目标时，你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广泛地说明了政治上达成共识的方式。除了那些，阿拉伯人的目标还有什么？如果有的话，美国的预期反应是什么？

答：我无法预测可能存在的、并且能够想象到的目标。它可以是我所谈到的东西，也可以是完全的军事胜利；可以是一场短期战役，也可以是一场消耗战。美国认为，在中东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将会有高度的大国卷入的可能性——至少大国卷入使局势紧张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局势，并突现了以某种方式向双方提供援助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尽可能快地使战争能有一个合理的、体面的结局，它符合所有国家、首先是参战国的利益。

问：国务卿先生，非常感谢你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与我们在一起交谈。我们希望不久能再次见到你。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37 ~ 1044 页

(2) 埃及接受停火的声明，1973 年 10 月 22 日

萨达特总统对今天上午通过的安理会决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这一决议呼吁在 12 小时内停火并立即全面执行 11 月 22 日的 242 号决议。

阿拉伯武装力量在战场上证明了他们的勇气、技巧和牺牲精神，完全是这一伟大的行动才结束了危机中的僵局。

萨达特总统还认真地研究了安理会辩论的细节，并注意到了如下要点：

1. 安理会讨论的决议草案是由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提交的，此前两国怀着对目前国际形势的特殊责任感进行了最高级别的频繁接触。

2. 安理会在没有理事国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决议草案。

3. 安理会上的辩论非常重要，并十分必要地表明了它的态度。在这一方面，法国和印度代表的声明尤其重要。

考虑的其他重要因素如下：

1. 萨达特总统在 10 月 16 日向人民议会（国会）和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和平计划，该计划通过广播向全国和全世界播放。在这一计划中，总统表明（以色列）的完全撤军是任何政治行动的基本内容。

2. 萨达特总统和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于 10 月 16 日到 19 日在开罗举行会晤，其间进行了五次工作会谈。

3. 萨达特总统从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那里获得了保证，这一保证在 10 月 21 日夜由苏联驻开罗大使转交的一份特别电报中传达给萨达特。

4. 直接卷入战争的一些阿拉伯首都之间的联系。

萨达特总统还考虑到改变了整个中东危机的性质和环境的强大因素，后者因为阿拉伯武装力量已经达成的和正在完成的伟大行动而更加凸显和增强，他们在战场上的这些行动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气、技巧和牺牲精神。

仅仅是这一伟大的行动就打破了危机中的僵局，改变了既成事实以及整个中东危机的地图，并永远结束了以色列敌人在过去 25 年中显示出来的无知和暴力。

考虑到上述因素，萨达特总统以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身份，向总指挥部签发了一项命令，要求在安理会决议规定的时间内停火，条件是敌人也承诺停火。

萨达特总统在做出这一具有个人历史性责任的决定时，认为在泛阿拉伯和埃及的斗争中这一决定性时期的第一阶段的主要荣耀归于整个阿拉伯民族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归于阿拉伯各国人民的深层意识，以及最主要的，归于在战场上接受血与火的挑战的人们的英雄主义。真主佑其必胜。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54 ~ 1055 页

(3) 以色列接受停火的内阁决议，1973 年 10 月 22 日

在今天上午（星期一）的会议中，内阁一致决定接受美国政府及总统尼克松先生的提议，宣布准备按照安理会基于美国和苏联联合提出的决议草案的决议实施停火。

按照拟议的决议条款，军事力量将呆在停火生效之时他们所控制的阵地内。

以色列将继续要求交换战俘。

履行停火协议是以相互对等为条件的。

内阁决议将提交给外交和国防事务委员会及国会。

美国和苏联向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内容如下：

安理会——

(1) 呼吁目前冲突各方在本决议通过 12 小时之内，在现有阵地上立即全部停火，中止所有军事行动。

(2) 呼吁相关各方在停火后，立即履行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1967 年）的所有内容。

(3) 决定停火之后，在适当机构的主持下，立即启动相关各方的谈判，致力于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对决议草案之第二款，内阁已经决定指示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在他的安理会发言中增加以下内容：阐明以色列同意该条款，是基于以色列于 1970 年 8 月决定接受美国政府有关停火的主动行动时的理解，相关内容已于 1970 年 8 月 4 日通知联合国，并由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于同日在国会宣布。

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已经报告了前线战事。

下午 4 时，政府发布以下声明：以色列政府获悉埃及政府已经按照安理会停火协议的要求命令本国武装部队停止敌对行动。

紧随其后，以色列政府也命令在埃及前线的以色列国防部队于今天即 10 月 22 日以色列时间 18 时 50 分停火，假如埃及确实停火的情况得到确认的话。

这样，停火将会在安理会决议规定的 12 小时届满时生效。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53 ~ 1054 页

(4) 叙利亚副外长致联合国秘书长接受停火的信件，1973 年 10 月 23 日

在我国政府的指示下，我很荣幸地向您传达如下电报内容。

关于您于 1973 年 10 月 22 日发送的有关 1973 年 10 月 22 日会议上通过的安理会第 338 号决议的电报，如果您能够告知安理会下述事宜，我将感到非常感激：叙利亚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一决议，并声明其认为决议建立在：

1. 以色列军队从其在 1967 年 6 月及以后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全部撤出。

2. 在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基础上，保障巴勒斯坦人民合法的民族权利。

叙利亚政府对决议的接受是建立在其他各方决心实施这一决议的基础上的。

如果您能将这封信当作官方文件呈交给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传阅，我将非常感激。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55 页

(5) 安理会第 339 号决议，1973 年 10 月 23 日

埃及境内的战斗还在继续，安理会应埃及之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以下决议由美国和苏联联合提出，以 14: 0 票通过，0 票弃权。

安理会，

引用 1973 年 10 月 22 日的第 338 号（1973）决议内容，

1. 确认其有关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交火和军事行动的决定，敦促各方军队退回到停火状态有效时其所占据在的阵地上。

2. 要求秘书长采取措施立即派遣联合国观察员监督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以色列军队停火措施的执行，并为此动用联合国在中东现有的人员，尤其是在开罗现有的所有人员。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61 页

(6) 安理会第 340 号决议，1973 年 10 月 25 日

10 月 24 日，以色列和埃及同意接受一个由联合国观察团提出的新的停火协议。次日，安理会再次开会通过决议成立了一支联合国中东紧急部队，决议原文如下：

安理会，

重申其 1973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第 338 号决议和 1973 年 10 月 23 日通过的第 339 号决议，

遗憾地注意到有关不断地违反联合国第 338 号（1973）和第 339 号（1973）决议规定的停火行为的报道，

对联合国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还没有能够在交战双方的停火线上部署的报告表示关注，

1. 希望立即完全在监督下的停火双方返回到国际标准时间 1973 年 10 月 22 日 16:50 分所在的位置；

2. 要求秘书长增加驻双方的军事观察员的人数，作为过渡步骤；

3. 决定立即建立由其控制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组成人员来自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外的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并要求秘书长在 24 小时内报告就此采取的措施；

4. 要求秘书长就本决议和第 338 号（1973）、第 339 号（1973）两决议的实施情况做出连续的紧急报告；

5. 要求所有成员国在实施本决议和第 338 号（1973）、第 339 号（1973）两决议方面与联合国充分合作。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61~1062 页

(7) 阿尔及尔阿拉伯首脑会议宣言，1973 年 11 月 28 日

阿拉伯国王和国家元首根据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阁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哈菲兹·阿萨德阁下的建议，于 1973 年 11 月 26 至 28 日在阿尔及尔的国家宫举行会议。

他们根据在讨论中做出的估价和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的报告分析了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的形势，并根据形势的需要通过了各项政治、军事和经济决定。

阿拉伯世界正处在其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期。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责任，它依然需要更多的探索，付出更大的牺牲。

1973 年 10 月的战争显示了阿拉伯民族不惜一切代价解放其被占领土的决心，但战场上的停火决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也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把不符合其正义要求的决议强加给阿拉伯民族。

只要没有消除使世界处于全面冲突的边缘的侵略和扩张战争的根源，在中东就既不会有持久和平也不会有真正安全。事实上，人们无法把侵略、占领、扩张主义和霸权同民族独立、发展、进步和公正的和平协调起来。

1973 年 10 月的战争与以前的几次战争一样，是以色列无视各国际组织的决议和国际法原则而奉行的侵略和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的结果。自从对巴勒斯坦人民实行剥夺和把他们赶出自己的祖国以来，以色列就不断扩张，它在这方面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积极的同谋和经济、技术与军事支持。

这一勾结近来还表现为动员空前的财政和物质手段，大量使用专业雇佣兵和发动一场政治运动，而第三世界解放的所有敌人都卷入了这一运动。

除了其战争和扩张领土的政策之外，以色列还企图在帝国主义的战略框架内，摧毁这一区域所有民族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和非殖民化的时代，犹太复国主义显示出是殖民制度及其统治和经济剥削方式的严重复活。

尽管以色列和国际帝国主义有着同谋联系——后者把现代化的手段提供给以色列使用以便以色列实现其侵略意图，阿拉伯民族从未放弃其民族追求，也没有在斗争的要求面前退却。各种挫折和探索并没有弱化其民族意志，相反恰恰刺激并加强了它。

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的武装力量连同在其他阿拉伯军队支持下的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一起，对以色列入侵者进行了有力的打击。

在这一斗争中，阿拉伯各国人民及其政府对其责任和物质以及人员的手段有了深刻的认识。上述认识导致了实际的团结，这一团结显示了其实际的效果并形成了阿拉伯解放的一个新领域。

在这一方面，会议高度赞扬在战场上证明了他们决心把斗争进行到胜利的那些英勇的战士们。

会议向那些将永远不会被人们忘怀的光荣的烈士们表示哀悼。

以色列政策中的扩张主义特点已经大白于天下。以色列同非洲各国人民的伪装友谊已被揭穿，而在非洲，只有南非、罗得西亚和葡萄牙的殖民主义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尚在支持它。

以色列的政策也清楚地遭受到其他不结盟国家、第三世界各解放运动、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最有眼光和最少偏见的世界舆论的谴责。

以色列外交上的孤立今天已经变成了事实。在这一方面，有意义的是某些在传统上支持以色列立场的欧洲国家政府也开始对一项冒险的政策——它使国际和平与合作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正当性提出了怀疑。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有利于阿拉伯事业的重大成果；为了推动保证阿拉伯人民民族权利的解决方案，应当深化和巩固这些因素。

一个多月以前实施的停火仍旧处在以色列一方的操弄和阻碍之中。另外，以色列采取的官方立场，如同它在国际上的做法一样，表明它丝毫未放弃其原有政

策，也未放弃其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

停火不是和平；要实现和平，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两个最重要和不容改变的条件就是：

第一，以色列撤出它所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首先是耶路撒冷；

第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全部民族权利。

只要上述两项条件得不到满足，要想在中东看到希望就只能是幻想，有的只是不稳定的爆炸性局势和新的冲突。

阿拉伯国王和国家元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愿意为在上述两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公正的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切阐明了自己的和平愿望的人们，都应当以行动来证明其结束一种日益严重和危险的局势之愿望。

希冀让阿拉伯国家同意含糊糊地将其置于空洞的承诺或秘密交易的唯一基础之上，那绝对是办不到的。请长期被犹太复国主义宣传蒙骗的国际舆论，不要对阿拉伯人民夺回其被剥夺的权利和收复其被侵占的领土的意志，产生任何怀疑。

只有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并且在本宣言阐明的原则基础上，才能实现和平。因此，阿拉伯国王和国家元首们认为，一切严肃的建设性的政策协调都应在这个范围内来进行。

如果公正的和平的条件无法达到，如果阿拉伯国家追求和平的努力为以色列及其盟国所否决，阿拉伯国家将被迫承担这一后果并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在各个领域、通过一切手段继续他们的解放斗争。

阿拉伯民族决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已经做好了牺牲和克制的准备，它将继续加强自己的斗争。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74 ~ 1075 页。原文不全，现依据钟冬编《中东问题八十年》（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624 ~ 628 页）所收同文作了补正

(8) 阿尔及尔阿拉伯首脑会议秘密决议，1973 年 12 月 4 日

一、阿拉伯民族当前的目标

会议决定，当前阶段阿拉伯民众共同奋斗的目标是：

1. 彻底解放在 1967 年 6 月侵略中被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对上述领土的任何部分不做出妥协和放弃，或者有害于其国家安全的事情。

2. 解放阿拉伯城市耶路撒冷，拒绝任何可能损害与圣城有关的阿拉伯主权完整的情况。

3. 根据巴勒斯坦民族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各项决定，承担起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义务。（约旦哈希姆王国表达了保留意见。）

4. 巴勒斯坦问题是所有阿拉伯人的事务，根据以前历届首脑会议的决议，没有哪个阿拉伯政党能够超脱于这一义务。

二、军事方面

鉴于为实现我们的民族目标即解放被占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对敌斗争仍在继续，会议决定：

1. 在为阿拉伯人实现其正义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应该与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民族团结起来。

2. 向埃及和叙利亚两条战线提供各种军事和财政援助的手段，加强他们的军事力量，以着手进行解放运动，抵制敌人所接受的大量供应和不受限制的外部援助。

3. 采取各种可能措施支持巴勒斯坦的抵抗斗争，以保证其在解放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三、经济方面

考虑到经济在同敌人斗争中的重大意义，以及利用阿拉伯人所掌握的各种武器，集中一切资源加强战斗能力的迫切性，会议决定：

1. 加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授权阿拉伯经济委员会草拟达到上述目标的计划。

2. 鉴于各位石油部长的决议，以及撤销石油出口到个别国家的禁令与这些国家支持正义的阿拉伯事业的义务之间的联系，决定继续将石油作为运动的武器。建立一个隶属于各位石油部长的委员会，负责执行这些决议和石油部长们涉及削减石油供应比例的决议，以便在该委员会与产油国外长委员会之间就其他国家在阿拉伯事业问题上的立场的变化进行协调。

3. 重要的是强化被占领土上（民众）的坚定态度并给予保障。

4. 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破坏提供补偿，提高参加对抗的国家的斗争精神和

战斗能力。

四、政治方面

政治活动是军事斗争的有效补充，并且作为同敌人斗争的组成部分，被认为是军事斗争的继续。作为外国对阿拉伯正义斗争支持的直接结果，会议决定：

1. 在非洲：

(a) 加强阿拉伯 - 非洲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增加阿拉伯在非洲地区的外交代表。

(b) 尚未与南非、葡萄牙和罗得西亚断绝所有的外交、领事、经济、文化和其他关系的阿拉伯国家要尽快断绝与他们的关系。

(c) 对这三国进行彻底的阿拉伯石油禁运。

(d) 采取特别措施继续向兄弟的非洲国家正常提供阿拉伯石油。

(e) 加强同非洲姊妹国家的经济、财政和文化领域的合作，拓宽双方在双边和阿拉伯及非洲区域性组织基础上的合作范围。

(f) 建立一个阿拉伯 - 非洲金融组织，这一组织将分担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费用，并向非洲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各位阿拉伯经济部长将制定该组织的规则，决定其资本总额。

(g) 给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和干旱的非洲国家人民提供紧急援助。

(h) 增加给予阿拉伯解放运动斗争的物质援助和外交支持。

(i) 为了加速执行这些决议，并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间建立经常性的合作关系，指示阿盟秘书长采取实际步骤与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和与其相关的七国委员会保持联系，以便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之间定期召开不同级别和最高层的会议。

2. 在不结盟国家：

(a) 为执行阿尔及尔会议中关于不结盟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抵制以色列的各项决议，会议指示作为主席国的阿尔及利亚召开一次特别高层会议讨论上述决议的执行问题。

(b) 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保证这些国家继续支持阿拉伯人同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3. 在穆斯林国家：

(a) 尝试说服那些同以色列维持关系的穆斯林国家断绝同以色列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联系。

(b) 尝试加强这些国家与阿拉伯事业在各个领域的协调程度。

4. 在西欧：

(a) 要求共同市场的会员国坚持并进一步发展在 1973 年 11 月 6 日声明中确定的政治立场。

(b) 要求西欧国家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c) 保证这些国家解除对阿拉伯国家的武器出口禁运。

(d) 保证向美国施加压力，以便其停止对敌国提供援助。

5. 在亚洲：

继续对那些与以色列维持关系的亚洲国家做工作，使他们中断与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对那些领土被占领的亚洲阿拉伯国家给予特别的支持。

6.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

继续同这些国家接触，以达到下列目的：

(a) 继续在各个领域支持阿拉伯事业。

(b) 向阿拉伯国家和各条战线供应武器，使阿拉伯人能够在数量、质量上作为平等的对手来与敌人对抗。

(c) 成功地规劝罗马尼亚断绝与以色列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7. 中华人民共和国：

阿拉伯方面继续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接触，以保证其继续支持阿拉伯事业，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

8. 美国：

(a) 采取行动使美国政府改变认同以色列的立场，警告其继续目前涉及美国在阿拉伯地区利益的政策潜在危险性。

(b) 进一步向美国人民和各个媒体表明，阿拉伯事业是正义的，指出美国认同以色列的政策对美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安全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性。

五、阿拉伯新闻

会议还讨论了国外阿拉伯新闻的有关话题，以及目前阶段进一步予以加强和在国外首都的各使团之间加强协调的必要，还有从各使团的经验中吸取教益的必要。决议如下：

1. 目前阶段参与建立一个阿拉伯宣传基金，该基金旨在处理 10 月 6 日战争

的后续事宜，总额为 500 万美元。每个阿拉伯国家根据其能力分摊这一数额；同时参与建立一个常设年度基金，数额为 300 万美元，每个国家根据其在阿盟秘书处的预算缴纳比例分摊这一数目。

2. 向阿盟秘书长建议，通过在各国首都建立阿拉伯大使信息委员会的措施，来扩大在若干国家首都现有的宣传措施。他们将规划阿拉伯的新闻活动，并追踪其结果。因此，驻各国的阿盟办公室的一项工作就是加入大使委员会，执行此任务并提供资金。

3. 有关的阿拉伯国家将提供适时应对事件所需的新闻素材。

六、阿拉伯首脑会议

阿拉伯首脑会议将在每年四月固定举行，如有必要的话召开特别会议，但是必须得到大多数成员国家的同意，以及一个或更多的成员或秘书长的提议。

七、后续机制

1. 下列机构将根据他们的能力，采取措施执行首脑会议的决议，并关注其后续事宜：

(a) 阿盟理事会。

(b) 经济理事会。

2. 在首脑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外交部长们将草拟计划，据此组织代表团访问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传播关于阿拉伯问题的信息，澄清阿拉伯的立场，寻求他们对我们斗争的支持。

八、阿拉伯的关系

会议完全理解所有阿拉伯国家责任的重要，同时为了动员所有的阿拉伯力量和潜能，决定不遗余力地缓和阿拉伯内部的氛围，消除阿拉伯国家间存在的任何分歧。

特别决议

阿尔及尔会议在一种兄弟友好和团结的气氛中进行，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欣慰地对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及其总统、政府和人民，表达深深的谢意，因为他们主办了会议，并为之作了准备，为保证会议成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会议也希望感谢阿尔及利亚总统胡阿里·布迈丁，他在会前为我们付出了真诚的努力，当时我们正在英勇拼杀、流血牺牲的战场上；在他的智慧和富于才智的指导下，我们才取得了这些成就。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的出席

会议对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希望加入阿拉伯联盟表示欢迎。

会议同意，认为此事合情合理，并祝愿毛里塔尼亚继续前进，取得成功。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76 ~ 1081 页

(9) 联合国安理会第 344 号决议，1973 年 12 月 15 日

安理会于 1973 年 12 月 15 日日内瓦和会召开前夕进行秘密磋商，以努力确保联合国在会谈中发挥作用。由澳大利亚等十国提交的决议草案以 10 票赞成，4 票（法、苏、英、美）弃权获得通过。决议正文如下：

安理会，

考虑到自己在 1973 年 10 月 21 ~ 22 日通过的第 338 号决议（1973 年）中决定，中东冲突各方履行 1967 年 11 月 22 日通过的安理会第 242 决议（1967 年）的谈判应在“适当机构的主持下”进行，

注意到关于中东局势的和平会议不久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于日内瓦召开，

1. 表示希望会议将很快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2. 表示相信联合国秘书长将会依据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在和平会议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如果各方愿意的话，秘书长将主持会议议程；

3. 请求联合国秘书长适时地通报和平会议的谈判情况，便于安理会能够持续地评估有关问题；

4. 请求秘书长为会议工作提供所有必须的帮助和便利。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81 页

(10) 欧洲共同体外长声明，1973 年 11 月 6 日

欧洲共同体九国外长继续交换有关中东局势的观点。他们强调，虽然以下陈述的观点仅仅是他们对寻求全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初步贡献，但他们同意：

他们强烈敦促中东冲突双方的军队根据安理会第 339 和 340 号决议的规定，立即返回其在 10 月 22 日所占据的阵地。他们确信，返回这些阵地将有助于解决其他迫切问题，即战俘和埃及第三军问题。

他们坚定地希望，在实施 10 月 22 日的安理会第 338 号决议后，通过全面适用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以便在中东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谈判将最终启动。

他们宣布准备尽最大努力推进这一和平。他们相信，这些谈判必须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他们回想起，联合国宪章已将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通过适用安理会第 242 和 338 号决议建立和维持和平。

他们考虑到和平协议尤其应当基于下述要点：

1. 不承认通过武力获取领土。

2. 以色列必须结束其对 1967 年冲突以来所延续的领土占领。

3. 尊重本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及其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

4. 承认在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

他们回想起，根据第 242 号决议，和平解决方案必须成为国际保障的对象。

他们考虑到，除其他手段外，必须向根据第 242 号决议第二款（C 条）规定的非军事区派驻维持和平部队来强化上述保障。他们同意，上述保障在根据第 338 号决议所引用的第 242 号决议全面稳定中东局势方面具有头等重要性。他们保留在这方面提出建议的权利。

值此时刻，他们想到了长期以来自己与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国家之间存在的各种联系。在这方面，他们重申 1972 年 10 月 2 日巴黎首脑会议宣言的有关条款，并想起欧共体已决定在全球性和平衡的框架内与上述国家谈判协议。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64 ~ 1065 页

(11) 日内瓦和会开幕式发言记录，1973 年 12 月 21 日

1973 年 12 月 21 日，中东和会在日内瓦召开。叙利亚未参加。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与美国、苏联、以色列、埃及和约旦的外交部长致开幕词，其全文如下：

联合国秘书长：对我而言，宣布这次历史性会议开始，并欢迎与会各国政府代表，是极大的荣幸。还令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次特殊的事件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发生的。在联合国大厦已经举行过多次历史性会议，但是，无论对相关政府还是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没有一次比本次中东和平会议更具有潜在的重要性。

我也借此时机诚挚地感谢瑞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宝贵支持，并相信我代表

了与会各方的看法。他们为使各项必要的安排成为可能，慷慨大度、坚持不懈地与我们进行合作，对此，我们确实非常感谢。

国际社会在关注着我们协商的成功，对此，我无需提醒尊敬的与会各国代表。安理会刚刚表达了和会需要在中东确立正义而持久的和平方面取得快速进展的希望，它突出地表明了国际社会的关心。联合国卷入中东冲突的各个方面已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为维护和平和寻求正义而永久的解决办法，它已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今年 10 月 11 日，即残酷的战争又一次在中东爆发后 5 天，我呼吁当事国迅速审视把这次悲惨的冲突变为再一次努力寻求真正解决办法的起点的可能性。许多国家发出了类似的呼吁。现在，两个月后，这次新的努力在日内瓦成为现实。我知道，我们中没有人会低估这项任务所面临的困难。然而，这次和会召开的事实本身，连同当事国政府响应这次寻求正义而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全新的努力的意愿，是激励全人类并为之带来希望的源泉。

1973 年 11 月 22 日的安理会第 338 号决议奠定了本次会议的基础。该项决议呼吁当事方立即全面停火和结束一切军事活动。它呼吁当事方立即全面执行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而且它决定，有关各方应在有适当主持方的情况下，立即开始旨在在中东建立正义而永久的和平的谈判。

在随后的 10 月 23 日和 25 日的决议中，安理会确认了其要求立即停止各种形式的交火和所有军事行动的决定，要求联合国督察停火情况，并决定组建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和紧急部队被迅速投入战场，继续尽最大努力维护那里的和平。

11 月 11 日，在联合国紧急部队指挥官的主持下，埃及和以色列的代表在开罗 - 苏伊士公路 101 公里标记处会面，签署了六点协议，它在 11 月 9 日已由美国国务卿通报秘书长。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中，双方就贯彻六点协议中的 5 点的方式取得一致意见，在联合国紧急部队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助下，他们已被付诸实施。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这种途径，六点协议中人道主义方面的内容大部分得到了贯彻。

我了解与整个中东问题相关的突出的人道主义难题。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密切合作下，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指挥官为找到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办法，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着，而且我本人也已率先努力解决其他问题。我深切地希望，通过这样的

努力和这次会议的议程，在这个方面可以取得较快的进展。

尽管双方进行了细致的试探性讨论，但是在执行协议中的一条，即在联合国主持下，在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框架内撤回到10月22日的位置的问题上，迄今为止还未达成一致。我希望通过本次和会上的会谈，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并开始338号决议所设想的下一步，即进行旨在在中东确立正义而永久的和平的谈判。

今天联合国秘书长出席会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东问题的深切关注。它也说明了，任何时候只要当事方需要，联合国都乐意提供帮助。我想向在场的各方保证，本着这一精神，我和我在联合国总部和在中东的同事们，都随时准备以任何方式提供可能会对当事国有益的帮助。我相信，我们已充分表明，我们愿意迅速行动，参与最近几个月的关键事件。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向有关国家政府致以谢意。他们本着合作的精神和在这个最复杂、最关键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的愿望，使今天这次和会的召开成为可能。这次和会对认真处理这一最困难、最危险、最复杂的国际难题而言，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时机。如果我们错失了这次机会，世界将不可避免地在中东再次面临危险的、极具爆炸性的局势。除非能够取得进展，否则停火状态和在这一地区已付诸实施的联合国维和安排仍然容易遭到破坏，战争再次爆发的危险也会始终存在。

这次会议向与会国发出了历史性的挑战，这不仅是因为整个世界注视着它，而且也因为影响极为复杂的中东局势迫切需要所有与会国的政治智慧、勇气、耐心和远见。我知道这些品质在这间房子里并不缺少。我深信，所有与会方都有一种紧迫感，都不会错失这次在中东确立持久和平的框架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我祝愿这次会议完成其神圣使命，取得全面的成功。

联合国秘书长：我请苏联代表、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发言。

葛罗米柯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秘书长先生，尊敬的同事们。苏联欢迎这次会议的召开，并对此深表满意。为政治解决最严重的一个国际问题的重要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了。在迄今为止的四分之一世纪内，这一问题不仅在中东，而且在远离中东以外的地区都一直是局势紧张的根源。

正如我们大家看到的那样，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一次又一次地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每当它发生的时候，整个世界的命运都处于危险之中。就如同今年的

10月份一样，6年前正是如此，当时军事冲突尽管时间短暂，却呈现出了极端暴力的特征。

几乎毫无疑问的是，除非我们根除广泛存在于中东的主要紧张因素，否则又会有血腥的军事冲突在当地发生。任何对现存局势有所了解并客观地考虑这个问题的人，都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

以色列的政策所导致的令人难以容忍的局势，不能在中东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希望与会的各方承认这一点，也希望各方是带着为公正的解决办法奠定基础的强烈愿望来到这里的。

除了能被本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所接受的解决办法外，别无他法。中东事件的整个过程，包括那些最近发生的事，已无可辩驳地表明了这一点。对所有人而言，现在非常清楚的是，阿拉伯国家不会甘于失去1967年被夺取的领土。苏联完全理解他们的立场，并对此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他们有阿拉伯世界日益强大的团结作为后盾。

能够使用武力据有被占领土的想法无法得逞。就如同苏联一直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找到另一种解决中东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不能再拖延了。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容忍局势紧张的根源在中东继续存在。不考虑这一点，将会违背各国人民业已表明的心愿。

世界范围内最近几年出现的趋向缓和的积极潮流，也有助于中东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一些过去看起来无法处理的重大的国际问题已获解决。回想一下越战的结束，欧洲敏感而又重大的战后问题的解决，以及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通过国际条约和协议的签订，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间的关系向正常化和改善的方向的重要转变，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由苏联和美国发起、在联合国安理会众所周知的决议中已经得到体现的主动行动，也清楚地表明中东已经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鉴于上述诸方面，即使军事活动已经停止，持续的中东冲突也似属反常，叫人难以接受。

我们并不想再次说谁应该承担责任。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且我们相信知道这点的不仅仅是我们。既然解决冲突的问题不再陷于僵局，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为中东所有的国家和人民确立永久而正义的和平，必须决定做些什么。

首先，苏联坚信，必须坚定地运用国际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不承认以战争方式获取土地。

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与会各方确实想除去在中东地区产生新的冲突的威胁，那么就有必要消除危机产生的最初原因——已持续6年多的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这些土地必须全部归还给他们的合法的主人。我们深信，只要以色列的军队还在这些土地上，那么中东就不会有和平。

这次会议通过的任何文件都必须明确而清晰地规定有关以色列军队从1967年所占领土撤出的义务。

如果各方无法就这一原则问题达成一致，那我们就会看到，确保一个满足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利益与国际安全利益的解决办法将无从实现。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这一基础上达成了协议，那么解决办法的其他许多方面的敲定毫无疑问将大大简化。

同时，需要确保尊重和承认中东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他们和平生存的权利。这对以色列同样适用。我们的立场自始至终都清楚而一致——本地区全体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当然，这意味着要确保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正义。他们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毋须赘言，没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代表的参与，就无法考虑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当然，以色列被剥夺了生存权的论点是作为支持它占领其他民族领土的主要依据之一——若非主要的依据的话——而提出的。这个依据不值一驳。仅仅联合国的决议创造了以色列国这一事实就已承认了它拥有那种权利。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及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一事又确认了这项权利。与以色列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已经表现出了在安理会那些著名的决议的基础上商谈解决办法的意愿，那些决议已阐明了所有涉入冲突的国家都享有生存权的原则。

然而，这项权利不可能是单方面的。不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权利是无法想象的。一个国家不能利用自身的生存权去损害别国的利益。只有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相互的责任和想认真地履行他们的意愿，才能确保中东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发展。

这完全适用于边界完整的原则。正如在世界其他地方，可靠的边界首先是和平的边界，他们为其不受侵犯提供保证。认为通过侵占别国领土就能确保自身边界安全的想法非常天真，唯一真正安全的边界是得到边界两边各方承认的合法边

界。在中东特定的情况下，他们指 1967 年 6 月 4 日已经存在的分界线。

这就是苏联在解决中东问题的最基本方面的立场。它与 1967 年以来联合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字面意义和精神实质都完全一致。这首先适用于众所周知的 1967 年 11 月 22 日的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

苏联不会偏离上述立场，也无意这样做。它坚定地追求保证中东局势大幅度改善的政策。

我们坚信，作为中东已存难题和那些难题的解决办法的一个现实而合理的处理途径，已提及的这项 1967 年安理会决议仍然具有完全的重要意义。

相信这一点的并不单单是我们。实际上，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已多次表达了要求在联合国框架内外采取适当行动的愿望。

当然，在口头上承认决议是一回事，在行动中执行决议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决议得到执行，解决中东争端的问题就早已从议事日程中被撤除了。然而，甚至在我发言的时候，火药味和烟火味依旧盘旋在西奈和戈兰高地上空，伤口滴血的疼痛依旧使数以千计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揪心。

这次会议的实际任务是为全面执行以上提及的该项联合国决议而制订出一个具体而现实的计划。安理会在最近的军事行动中所做出的决定也要求这样做，这些决定规定，在中东实现停火与为合理解决中东问题而立即开始谈判密切相关。

正如我们所赞成的那样，就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有关各方达成的协议要在会议的适当的文件中得到体现。重要的是，这些文件要有实质内容，应该对所有签字方具有约束力。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具有法律效力。

这样，中东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共处和睦邻关系将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有关各方按国际法履行义务将是他们共同的安全的最好保障，只有通过各国的互相信任和合作，通过严格履行已签署的条约和协议，而不是通过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才能确保这种安全。

如果证明有必要给这样的协议增加额外的份量的话，苏联考虑到有关各方的愿望，愿意与其他合适的大国一道，承担相关的责任。在这个方面，联合国安理会也能做出重要的贡献。关键的一点是，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必须绝对地稳妥。

也可能存在达到相同效果的其他措施。我在特别考虑，能否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在某些地方建立非军事区和在特定地区暂时部署国际维和人员。当然，所有

这些问题都必须是另行谈判的对象，而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必须以当事方共同接受的条件来解决。

就我看来，鉴于在我们已提及的主要问题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会对总体解决构成障碍。

尽管中东问题面临着多种困难，但还是能够获得解决。以前我们曾这样说过，现在，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又确认了这种看法。但是，我们也已经就别的方面发出了警告：战争之火随时都会在中东燃起。这一地区的局势危险依旧。如果我们一味拖延，无法达成一种和平的解决方案，那将面临更大的危险。我希望这间屋子里所有在座的人都牢牢记住这一点。

这次和会的参与者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他们的共同努力能够、而且必须给中东各国人民带来值得信赖的和平。苏联已经把帮助消除中东紧张局势产生的温床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任务。我们在支持并将继续支持阿拉伯人民为在中东地区确立永久而正义的和平所作的努力。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也将竭尽所能促使各方达成必要的协议，以便于这样的和平成为现实。

苏联对以色列国不抱有敌意。正是以色列侵吞别国领土与藐视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决议的政策引起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普遍谴责。以色列甚至没有执行联合国第 338 号决议和第 339 号决议就来参加这次和会。当以色列以实际行动证明它准备达成一个体面、能为双方所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其处境才会发生变化。现在，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决定有效撤军的问题。

建立真正的和平与中东所有国家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享受到和平生活的好处后，各国人民将把精力从浪费双方人力和物力的敌对状态转移到解决社会和经济进步的问题上来。

这将使由于某些原因而经受中东冲突负面影响的其他国家和人民受益。现在，邻近中东的国家和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家，都清楚地察觉到了这些影响。国际经济合作、贸易和通航——仅仅列举这些方面——的情况将得到改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由于中东冲突的消除，整个国际气候将变得更加健康，在缓和紧张局势方面将取得进展。这将对整个地中海盆地、欧洲、亚洲、实际上是全世界的局势都会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

中东乃至全世界人民都在期盼着出现旨在确保这一问题稳妥而又和平地解决的可行的措施。苏联将尽最大努力确保和会的工作朝这一方向迈进，

也将确保它既实事求是，又富有建设性。

联合国秘书长：感谢尊敬的苏联外交部长。现在请美国代表、尊敬的国务卿基辛格先生发言。

基辛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秘书长先生，尊敬的外交部长们，代表们。

秘书长先生，我作为这次会议的联合主席之一，为你们给会议提供了如此好的设备，为你们召集了这次会议，也为你们让我们有幸在这个历史性时刻主持会议，请允许我向联合国和你个人致以谢意。

为了中东的和平事业和世界的和平事业，在这个充满历史机遇的时刻，我们聚会在这里。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东各族人民第一次共居一室，发挥自我才智，来应对永久和平的挑战。

我们所有人必须要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智慧——击碎历史的脚镣，最终为未来创造新的希望。

两个月前，我们所指的第四次阿以战争结束了。今天，不太完美的停火带来了喘息的机会，但战争的阴影依旧停留在中东上空。要么今天我们开始改变引起冲突的环境，要么我们注定要让难以记数的、成千上万的人痛苦、悲伤，而面对新的永无休止的流血冲突。

当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被书写的时候，它将提及的不是一系列的阿以战争，而是被不平静的休战期和停火期所打断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 25 年。是否未来的历史会称呼它为 25 年阿以战争，或是 30 年战争，或 50 年战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首先，它取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政府，后者不仅指那些尊敬的代表们列席会议的国家，也指那些缺席会议而我们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不久以后加入进来的国家。

我们面临着被如此深刻地体会到的感情的挑战，面临着被如此痴迷地相信和追求的事业的挑战，以至于悲剧从一个恶性事件发展到另一个恶性事件，每一个比上一个的代价更加高昂，更没有决定意义，有时候看起来似乎已经命中注定。然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成就——说明我们拒绝这种宿命论。尊重历史的力量并不意味着对其盲目地服从。

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Eli Fat Mat”，意思是历史已经死去。让我们用全新的希望战胜陈旧的神话。让我们使中东无愧于通过三个伟大的宗教从这块坚实的土地得到充满希望与和解精神的启示。

今天，未来充满了希望，因为我们不再完全以绝对无法和解的眼光去看待中东的冲突，对涉入冲突的各民族通过自我牺牲已赢得长期和平这一事实的承认，至少已部分地取代了过去易受感情支配的思想观念。

最近两次在中东的旅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冲突双方的人民鲜血早已流够。不需要再证明自己的英雄气概，不需要再强调自己的军事主张。常常作为人类启示源泉的中东受到另一种充满希望与和解精神的行为的考验，它不仅对中东人民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

每一方在追求什么呢？双方的答案只有一个词：和平。但是，对每一方而言，和平理所当然地有其具体的含义。一方要求恢复主权和对流亡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做出补偿。另一方要求安全和承认它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双方公认的和平目标必须广泛到足够包容所有这些愿望的程度。

对美国而言，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的和平。

我们无法承诺成功，但是，我们能够承诺奉献。我们无法保证通向目标的路途平坦无阻，但我们能让你确信我们在坚定地追求正义。

美国将意志坚定、永不懈怠地努力。

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派我来这里，是因为5年来，他一直在设法构筑一个全新的国际和平框架。在其中，老朋友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牢固，对手之间全新的建设性关系取代了猜疑和对抗。

但是，只要中东永远处于危机之中，世界和平将仍然脆弱而残缺不全。中东混乱的局势对这间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都构成了威胁。

该到结束这种混乱局面的时候了。

问题不在于中东必须享有和平，而在于我们如何获得和平。为了重启开端，我们在这儿能做些什么呢？

首先，这次和平会议必须以明白无误的口吻说明：所有当事国必须小心谨慎地遵守联合国的停火要求。在10月份之前，联合国曾竭力阻止一场新的战争的爆发。但是，由于各国的挫折感再也无法抑止，我们失败了。

战争开始后，为结束敌对状态，我们与苏联一道在安理会提出了许多决议。11月11日的六点决议巩固了停火状态。它帮助创造了我们在这里继续努力所需要的最低条件。所有这些协议和决议都必须予以严格执行。

但是，尽管已有这些措施，我们承认停火状态依旧脆弱而难以持久。美国对

军事备战活动增加的迹象表示担忧。重新敌对的行动显得既鲁莽又危险，我们力劝相关各方避免使用武力，给我们在这里的努力以应得的机会。

第二，我们必须明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刻我们实际上能做些什么。

军队分离无疑是最紧迫的问题。军队脱离接触将有助于减少新的军事冲突爆发的危险，它将开始在两方之间建立信任的过程。

在与包括今天在座的许多人在内的中东领导人多次磋商的基础上，我认为，这次会议的第一项工作应该是就军队的分离达成初步的协议，我也认为，这样的协议可能达成。

埃及和以色列的军方代表已经在 101 公里处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在那里已经取得的进展的基础上迅速构筑和平，这一点十分重要。在约旦战线和叙利亚战线，必须找到缓解紧张局势和进一步进行和平谈判的类似基础。迈向和平的进程应该把所有当事国包括在内。

第三，军队脱离接触是基础性的第一步——它既巩固了停火状态，又是通向安理会 242 号决议所要求的“各方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的桥梁。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全面执行这项决议。美国全力支持这个目标。

和平一定会给中东各国带来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将结束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争状态，而且也会让中东各民族在安全中和睦共处。它必定以遵守承诺和充满希望的全新现实取代互相猜疑的现状。它必须包括使战争更加难以发生的具体措施。

和平协议至少要包括这些要素：军队撤离，承认边界，像非军事区之类的安全安排，对协议的保障，解决巴勒斯坦人的合法利益问题，承认在耶路撒冷存在为三种伟大的宗教奉为神圣的地方。

和平要求我们协调撤军的责任与安全需要、保障的要求与各国的主权、以及难民的希望与已存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第四，我们确信各方的谈判必须符合现实。第 338 号决议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程序。相关各方肩负着首要责任。美国打算以各种可行的方式使会谈变得更加容易，并鼓励自我克制和和解精神。如果有助于取得实际的进步，我们愿意向双方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的是，尽管中东问题的解决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不得不承受它所带来的后果的却是这个地区的人民。归根结底，它必须为他们所接受。

简而言之，除非和平获得当事国的认可，否则它便无法持久。最明智的现实主义者是那些明白共同道义的力量的人。尽管已有付诸实施的防止侵略行为的安全措施，但是仍在拟议中的安全安排更加可靠，人们认为它如此公正以至无人想推翻它。

当这次和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在挑战错失良机的历史、彼此恐惧和无限猜疑的历史。我们所处的背景是一场战争，它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悲伤，它使双方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既未带来胜利，也未带来失败，它表明我们过去谋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所有努力均告失败。

秘书长先生，代表们，尼克松总统派我来这里，目的就是要确认美国对追求正义而永久的和平所承担的义务。

我们并未带着不合实际的期望着手这项工作。我们没有假装存在简单的答案。一个一代人无法解决的难题不会屈服于简单的补救办法。

在所有为和平所做的努力中，主要的问题是协调个人正义感与共同利益的关系。历史上的巨大悲剧不是发生在正确遭遇错误的时候，而是发生在正确的两方互相敌对的时候。

今天的中东问题就具有这种特征。所有方面都握有正义，但更主要的正义依旧在于找到一种真理，它能把所有的愿望结合到满足共同的人性的行动中。一位为全人类代言的犹太哲人说的一句话清楚地阐明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不为自己，谁会为我，但是如果我只为我自己，我又是谁？”。

各位代表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探究许多问题。我们将讨论许多应急的办法。我们要懂得成功——而且我敢说，我们将陷入僵局，或许偶尔会趋于绝望。

但是，让我们一直牢记我们最终的目标。

要么我们不知疲倦地使用各种花招，要么我们牢记这是 30 年来中东实现和平的第一次真正的机会。

要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的愤慨，要么我们受到认为这次机会一旦失去将不会再有的意识的激励。

要么我们一味强调猜疑产生的真正原因，要么我们牢记，一旦成功，子孙后代将因他们被免除的麻烦而感谢我们。

要么我们大肆宣传，要么我们竭力取得进步。

美国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明白我们在开始一次旅行，其结果无法确知，而要前进势将承受痛苦。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智慧、耐心和良好的意愿。但是，我们也知道，30年的痛苦必须被战胜，我们不得不以某种方式放宽视野，鼓足勇气，以终结曾长期使人类获得荣耀的各民族之间的冲突。

因此，我们美国代表团来到这里将不遗余力地在中东寻求永久的和平，为完成这项工作遭受痛苦，也是值得的。请允许我引用一首诗中的句子：“难以忘却的痛苦丝丝降落心间，直到我们在绝望中，可畏而仁慈的上帝让智慧降临”。

联合国秘书长：感谢尊敬的美国国务卿。

我得知尊敬的埃及代表现在想发言。如果这样，我请尊敬的埃及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发言。

法赫米先生（埃及）：秘书长先生，今天我们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汇聚于此；由联合国秘书长担任会议主席，我们确实感到十分欣喜。你莅临会议说明联合国对中东问题怀有兴趣，而自从建立之日起，联合国就关注着这一问题。我们要感谢你和你所有同事。我们深信联合国将以强烈的兴趣关注我们的会谈。如果我们的工作偏离——安拉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联合国宪章中被奉为神圣的原则，如果你和联合国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使我们回到宪章所指明的道路，我将对此表示欣赏。面对向我们所做的不义之事，进行抵抗……〔此处原文缺漏〕。合理的抱怨从来都会成功地激起更大的决心，去铲除非正义。在数个世纪里，我们埃及人不得不面对人们向我们施加的各种不义之举。每一次，我们都对其进行反抗和遏制，并最终从胜利中崛起。当各民族带着为正义和真正的和平奋斗的決心追求这样一种高贵的事业时，没有什么牺牲的代价不能承担，也没有什么痛苦不能忍受。这些正是历史的教诲。当我们所有人面向前方，探究未来时，必须记住这一点。

当这些教训应用于中东时，几乎无须多言，自从巴勒斯坦人在他们国土上的民族权利被否认，他们从自己的、永远属于他们和我们的土地上被驱赶出来，许多悲惨的事件才得以发生。从那时起，这一地区就不断遭受痛苦，这是由于以色列奉行军国主义和扩张政策，不断努力征服和吞并更多的领土，从而严重威胁到本地区各国的独立，也侵害了他们领土的完整。

中东的冲突从来都不是由于这里的人民持不同的信仰而产生的斗争。在数个世纪里，这里的人民无论他们的教义或宗教信仰如何，都共同和睦地生活着。若

非因为统治、剥削和种族主义行动，通过暴力而以宗教名义打入其中的楔子，他们可能继续和平地生活着，享受着真主和大自然恩赐给这块美好土地的无限机缘。然而，我并不想详细叙述这件众所周知的事情，我仅仅想说，以色列在竭力让全世界相信，它的存在可以建立在军事优势和鲁莽的行动的基础上，而只有当战争和侵略行为不再是以色列的行动准则的时候，才能最终为这一地区设想正义的和平。

我们希望，在6月6日发生的事件的推动下，以色列人已经下决心放弃这种行动准则，改弦易辙，迈向真正的和平、持久的和平和正义的和平。就埃及而言，我们来到这里说明，我们深切地希望在我们饱受蹂躏和战乱之苦的地区恢复持久而正义的和平。这次会议是一个历史性事件，世界的希望都汇集于此。如果那些与此息息相关的人的智慧——或者甚至那些仅仅间接地与中东的未来有联系的人的智慧——错失了这次难得的机会，不去认真处理相关的基本问题，找不到能为取得文明业绩而非充满悲惨幻觉的时代奠定永久和平基础的真正的解决办法，那么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如我所言，这次会议既独一无二，又具有历史意义，其原因在于它表明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政治家为了终结这场过于漫长的争斗所付出的多种努力达到了顶点。对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做好准备来参加这次会议，愿意为中东和平的大厦奠定基石。

这次会议本质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如果以色列不理解我们在此工作的深层意义，重新召开这样的历史性会议的机会肯定将十分渺茫。毫无疑问，那时唯一的结果将是诉诸其他形式解放我们的土地，并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他们生存在骇人的条件下已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而且，这次和会是独特的，并且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也是空前的，因为历史上，参加解决中东问题的会议的国家中第一次有了苏联和美国，他们是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而肩负着史无前例的责任的两个全球性大国。我把他们的与会看成是一个良好的征兆，两国在此由其外交部长代表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他们怀有保证中东问题得到正义而和平的解决的愿望。

对埃及，我相信也对整个世界而言，这都是一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因此，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赞同，除非它与构成我所称为“我们时代的和平要素”的某些基本准则和原则保持一致，持久而正义的和平就无法在本地区出

现。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所有我们在座的人，包括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都完全意识到中东持久而正义的和平无法建立在以下行为的基础上：

1. 一国对别国进行武力扩张；
2. 通过武力获得别国领土；
3. 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威胁公认的国际边界；
4. 侵犯他国的主权和破坏其领土完整；
5. 否认巴勒斯坦人拥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与和平生活的权利。

就我们而言，秘书长先生，我们真诚而满怀希望地期待获得持久而正义的和平。在我们看来，这次历史性会议不应该产生比这更少的东西；否则我们将会通过一个极不正常的文件，我们有关国家和世界大多数公众舆论将永远不会接受它，反而会反对和拒绝它。这样的和平将会像当前的停火状态一样脆弱，也会像过去 25 年左右在中东持续存在的局势一样危险和易于发生变化，这种局势的产生是没有执行联合国的不同机构通过的许多相关决议的结果。

主席先生，我来到这里本身就是在如实可靠地继续和执行萨达特总统所制订的政策和策略。实际上，如你所能想起的一样，1971 年 2 月 14 日，他在全面贯彻安理会 242 号决议（1967 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实现和平的方案。在今年的 10 月 16 日，他又建议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和平会议：这样的会议要在尊重这一地区人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规定构筑和平的方式，制定相关的保障措施。

埃及为和平而奋斗的决心，与希望它的领土、阿拉伯的领土和我们邻国的领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解放的决心一样坚定，也与希望巴勒斯坦人享有在和平和尊严中合法生存的权力的决心一样不可动摇。实际上，这正是埃及自 1967 年 6 月 5 日到 1973 年 10 月 6 日一直设法获得的东西。的确，埃及实实在在地在为和平而不懈努力。这种努力受到了苏联甚至美国与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的世界所有国家的认可和欢迎。我国总统和埃及人民都曾公开宣称过，他们一直在竭力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获得持久而正义的和平。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遭遇到了持续不断的企图以武力方式继续非法占有阿拉伯领土的喧嚣和固执。随后，1973 年 10 月 6 日的那一时刻来临了。作为这一事件的后果，我们希望以色列政府现在已意识到以色列的安全不能依靠继续拥有地理上的战利品或者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如果它着手与邻国和平共存，其安全将会得到最好的保护。而且，我们希望以色列现在也能明白，埃及，进一步来说，所有阿拉伯国家，无法为武力所征服，也不会

允许自己的土地被他国继续占领。阿拉伯世界不会接受不断非人道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的做法，也不同意和平之城耶路撒冷继续处于征服者的旗帜下。领土作为最珍爱的遗产受到人民的守护和保卫。他们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他们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激起了强烈的自豪感，进而产生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失去领土使他们深感悲愤，这激起了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收回理应属于他们的土地的强大决心。各民族不会在领土问题上讨价还价或者互相交换，阿拉伯民族也不例外。希望阿拉伯人放弃他们的部分土地，是不幸地误解了他们的决心。坚持阿拉伯人应放弃土地的做法，将毁灭这次会议完成着手所做的工作的全部希望。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来参加这次会议就是迈出了和平之路上的重要的一步。我们意识到，如果没有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多重努力和他们希望看到和平最终在中东恢复的决心，这次和会就无法召开。埃及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怀着坚定的决心，尽最大可能地本着务实的态度，以获得正义而永久的和平。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无法忽视我们时代和平的以下基本要求：

1. 以色列军队从自 1967 年 6 月 5 日起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军；
2. 解放阿拉伯城市耶路撒冷，不接受可能损害到阿拉伯人对圣城享有完全主权的任何情况。
3. 巴勒斯坦人行使自决权和在和平与尊严中生活的权利。
4. 本地区的任何国家都有权拥有不可侵犯的领土和政治独立；
5. 应由主要大国、或者联合国、或者两者共同提供国际保证，以此作为本地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附加性防卫措施。

这些和平的要求与最近的阿尔及尔阿拉伯峰会所做出的决议相一致，也完全反映了它的内容。埃及一方完全准备履行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1967 年）在字面和精神方面规定的所有其他义务。

秘书长先生，我希望自己已清楚地表达出了我国政府的基本观点，也希望我已向你和在座的各位表明了我们埃及人在何种程度上愿意为确立正义而持久的和平而进行合作。我们意识到，单凭埃及的意愿和决心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和平需要所有涉入这场冲突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苏联同样强烈的愿望和决心，去承担他们自己史无前例而又独一无二的责任。要在中东维持持久而正义的和平，就必须毫不含糊地恪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规定的，以及反映在这个世界组织的决议和决定中的基本原则，他们实际上真实地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意见和希望。埃

及来参加会议，就是要维护阿拉伯民族的权利，就是要通过和平方式收复自 1976 年 6 月以来被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就是要恢复巴勒斯坦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谢谢大家。

联合国秘书长：谢谢尊敬的埃及外交部长。今天我的发言人名单上的最后一位是尊敬的约旦代表。请约旦总理兼外交部长宰德·里法伊先生发言。

宰德·里法伊先生（约旦）：秘书长先生，当我们来参加这次和平会议的时候，回想一下拉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的话或许比较适宜：“赐给我对爱的至高信仰吧，这是我的祈祷，是死亡中对生命的信仰，失败中对胜利的信仰，是在美丽的脆弱中对隐藏的力量信仰”。

真的，主席先生，哈希姆约旦王国的代表团来参加这次会议所寻求的，正是正确对谬误的胜利，正义对非正义的胜利，和平对战争的胜利。

自从我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寻求和平以来已有很长时间了，这太过漫长了。今天的中东危机更早的时候以巴勒斯坦问题而闻名，它是一个悲剧。规模如此大的同类悲剧，人类从未目睹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不超过 5.6 万人，他们拥有的土地不超过整个巴勒斯坦的 2%。从那时起到他们通过从其他各地大量移民使人数急速增加、通过侵略和占领在阿拉伯巴勒斯坦扩张的时候，以色列侵略者与阿拉伯本地人民的斗争就已使人类的良知深感不安。

然而，这一趋势从未有一丝一毫的削弱。由于以色列军队侵占土地而划分的 1949 年停火线的划分使 1947 年联合国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显得无关紧要。由此，尽管在 1947 年分治决议中，以色列国获得了巴勒斯坦总面积 56% 的土地，但它却能够占领总面积的 77.4%，而且，以色列执行野心勃勃的扩张政策，遵循着自己夺取阿拉伯领土的时间表。1967 年，在它建国后 20 年，以色列吞并了整个巴勒斯坦和三个阿拉伯邻国的大片土地。今天，它的武装部队驻扎在约旦河两岸、大马士革平原和苏伊士运河西岸。正是借助于武力或者说武器，以色列做到了这些。

刀剑会胜利吗？如以色列领导人所称，武器的力量会决定问题吗？以色列为确立自己的未来，能够在阿拉伯人的海洋中不断地冒险吗？

以色列在其存在的 25 年时间里，没有赢得阿拉伯邻国最低程度的喜欢和认可。它一直被视为恐怖和侵略行动的代表，其行为一直以挑衅他国和傲慢自大为

特征。它在阿拉伯土地上播撒下的压制的种子与憎恶一道生长。我国代表团无意在和会的开幕式上谈论与以色列各个阶段扩张主义政策有关的其他方面和事件。要谈论以下事情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驱逐本地阿拉伯居民的行动，铲除他们根基的行为，对遗留在当地的那些人的压制，对他们所采取的镇压措施，对阿拉伯居民的大规模驱逐，对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和剥夺，对圣地和受尊敬的圣陵的亵渎，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改变。现在不是谈论以色列对受其掌控的阿拉伯人民和故土所犯的损害、破坏和暗杀行为的时候。但是，毫无疑问，在和会开始的时候，现在是询问人们将允许以色列的武装侵略和占领行为继续和维持多长时间的时候了。

阿拉伯人应该为了恢复权利和正义不得一直发动战争吗？我们为了享受和平的生活应该始终忍受痛苦吗？联合国的那些不同机构通过的成堆的决议见证了国际社会未能注意到正义的呼声的现实。赤裸裸的事实依然是，以色列对阿拉伯的领土的武装占领是一种持续进行而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对此，整个世界在默然旁观。

正是处在迫不得已反抗暴行的立场上，阿拉伯人不得不拿起了武器。10月6日在本地区埃及和叙利亚前线爆发的战事，是阿拉伯军队为了实现和平所进行的一次英勇的努力，其他阿拉伯国家采取的经济措施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出了要求以色列服从和平条件的决心。

历史传到我们人民手中的神圣传统和我们所维护的基础坚实的文明，不断地激励我们保护这份遗产免遭危险和破坏。看起来以色列并没有和我们一道怀有这种担忧。这是否是因为它不属于我们的世界？还是因为它是我们故土上的陌生人？

以色列不顾全人类的意志，采取了改变圣城耶路撒冷地位与城中生活和传统的措施，这是严重的亵渎行为，历史和未来都不会原谅和容忍它。

如果以色列顽固地怀有异心和敌意，它又如何能与阿拉伯地区结好，并在阿拉伯人的环境中永久地和平生存呢？

主席先生，我们要与以色列缔结的和约，是恢复阿拉伯人被占领土的和约，是恢复合法居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和约，也是确保阿拉伯邻国享有抵制以色列进攻的安全的和约。

主席先生，今天，在有适当的主持人的情况下，以通过全面执行 1967 年 11

月 22 日的联合国 242 号决议确立正义而持久的和平为目标，我们作为直接的当事方相聚在此。

实际上，哈希姆约旦王国从未错失任何一次呼吁执行第 242 号决议的机会，以此作为获得和平的一种途径。这是这项决议被通过后，我们不变的立场。无论在联合国大会上，或者在安理会上，还是在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在一起时，约旦都坚持这种立场。

第 242 号决议首先要求以色列的武装部队从 1967 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军，并从他们已向前推进的战线上退回。我们真诚地认为，拖延执行这项决议，确实延缓了启动确立和平的进程。

执行第 242 号决议（1967 年）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和所有国家及地区组织的基本要求。它在序言的开头和实施条款的第一部分清楚地强调道，不承认通过战争获取的领土，要求以色列从 1967 年的军事行动中所占领土上撤军。

无论在国际法中，还是在合理的逻辑中，通过武力进攻占领土地的情况都无法获得认可或接受。仅仅因为占领当局固执地要强加自己的意志，也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继续存在。6 年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其代价是中东和平与宁静的丧失。若非以色列拒不遵从联合国的声明、法律规则与和平的先决条件，在这一时期和平是有理由实现的。

我们应该明确宣布，除非以色列承诺从 1967 年 6 月 5 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军，时间依然会白白流逝。而且，这也要包括叙利亚的被占领土，这既因为叙利亚缺席和会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损害到它要求以色列军队从其所有被占领土上完全撤军的权利，也因为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撤军的原则不可分割。

主席先生，如果我们要在这次会议上达成和平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前进的唯一途径。

我国政府认为，这次和会应该对确立和平的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的事项做出决定。这些事项如下：

第一，以色列从 1967 年 6 月 5 日起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军。应拟订撤军的执行计划和时间表，并就此达成一致。

第二，本地区国家的国际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必须得到承认和尊重。

第三，如果某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不存在国际边界，其边界要通过协

商一致和以不承认用武力获得土地为基础予以确定。

第四，必须保证这一地区的每个国家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活的权利，并保证其免受威胁和武力进攻。

第五，必须依照联合国的决议，实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巴勒斯坦难民必须依据法律和正义行使回归权和/或者获得补偿的权利。

第六，阿拉伯耶路撒冷是阿拉伯被占土地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以色列必须放弃对它的权利。必须恢复这个城市阿拉伯区的阿拉伯主权。必须保存、保护和尊重三大神圣宗教的所有圣地，必须保证这三大宗教的信徒安全自由地进入圣地。

主席先生，当联合国于 1947 年建立以色列并于 1948 年接受其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时候，后者宣布它“毫无保留地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并同意自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那一天起，即履行这些义务”。

主席先生，虽然以色列做出了这样的承诺，但是它并未履行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成员国的第一项义务，后者规定“所有成员国都不得在国际关系中通过威胁或使用武力损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在过去的 6 年半里，以色列一直在侵犯三个阿拉伯国家，即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并在过去的 25 年里，侵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

今天，作为直接的当事国和对此问题最为关心的国家，我们来到这里，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达成一个解决方案。

从总体上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和与之相关的重要事项，是所有直接当事方的集体责任，这是我国政府对和会协商和决议的态度。撤军、边界、巴勒斯坦人的权利、难民、和平的义务和耶路撒冷的地位等问题，都是共同关心的对象和集体的责任。因此，我国代表团不会在我们认为与其他与会的阿拉伯国家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签署任何部分解决问题的协议。

先生，因为我国政府忠于对联合国的义务，并注意到我们面前唯一获得承认的文件是 1967 年 11 月 22 日的第 242 号决议和 1973 年 10 月 22 号的第 338 号决议，所以，我们很高兴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能主持这次和会的开幕式。

主席先生，也请允许我借此时机，带着真诚的感激之情和高度的赞美之情，感谢美国和苏联为使这次和会成功召开而发挥的有效而尊贵的作用。毋须赘言，

我也感谢我们有机会在瑞士这块和平、美丽而富于人类尊严的土地上召开我们的和平会议。

在今天相聚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在欧洲大陆的这里，正义的共鸣声越来越强。在非洲自由的土地上，我们的非洲兄弟正在勇敢地敲击和平的大门。巨大的亚洲在以其全部的影响力和尊严支持着我们的努力。每一位爱国者，每一位难民和每一个自由的人，都在祝愿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因此，让我们在当前的考验中，以非凡的郑重、真诚和热心对待人类崇高的原则。让我们给予中东——文明的火炬和先知的摇篮——已错失几十年的和平。

谢谢你，主席先生。

联合国秘书长：谢谢尊敬的约旦总理、外交部长，我可以问是否有其他代表想在今天的会议上发言吗？尊敬的以色列代表。

埃班先生（以色列）：如果今天下午有机会在和会上发言，我愿意研究已做的演讲，并在下一次会议发言。如果时间在今天下午我更乐意，但这要留给主席决定。

联合国秘书长：有人反对今天下午召开一次会议吗？起初我打算明天上午10点半召开下一次会议，而把今天下午留供大家自由地进行私人磋商，但是，当然我受和会和尊敬的各方代表的约束，因此，我想与你们商量，你们更愿意在明天上午还是今天下午开会，请问尊敬的以色列代表是否同意明天上午发言？

埃班先生（以色列）：如果没有不在下午召开会议的原因，主席先生，我愿意今天下午在和会上发言。但我无论如何也愿意在下次会议上发言。

联合国秘书长：各位代表同意今天下午召开会议吗？我看到无人反对。因此，我假定你们同意今天下午召开下一次会议，我建议3点半，可以吗？那么我认为我们同意在今天下午3点半召开下一次会议。就这样决定了。散会。

（会议在12:40散去。）

联合国秘书长：请遵守会场秩序。我请尊敬的以色列代表、外交部长阿巴·埃班发言。

埃班先生（以色列）：秘书长先生，尊敬的总理、外交部长们和先生们，以前从未有过阿以和平会议，反倒是发生了多次战争，为此，我们已付出了数千人的生命和地区长期痛苦的代价。今天，一个新的机遇终于降临了。难怪这次会议召开时肩负着极大的希望。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希望我们会以某种方式成功打

破暴力的循环，赋予中东历史以新的目标与方向，停止暴力行动的蔓延。

我们无法知道这次机会是否会被利用或浪费。这答案有赖于中东和中东以外的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意图。就以色列来说，它决心抓住这次机会。

现在，这次会议公认的目的是在一些国家间商谈和平，迄今为止，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一次又一次因为发展为战争的强烈敌意而伤痕累累。10月6日埃及、叙利亚军队向我们发起的进攻只不过是暴力链条中最近的一环，它贯穿了以色列作为现代国家的整个生命历程，带来了悲惨的后果。因此，这次会议要实现目标，就必须扭转最近历史的整个趋向。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任务，若能完成它，其速度也必定缓慢。我们将不得不协调紧迫感和忍耐力二者之间的关系。然而，当恰如其分地仔细考虑了我们的小心谨慎和现实主义的品质时，我们的意志和想象力激发起了美好的希望。我们无法漠视已有的经历，但是我们也不想让它永无休止地重现。因此，以色列来到日内瓦的时候，相信这里有革新、倡议和选择的空间。

我们必须十分清楚，我们的任务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没有什么事情在任何程度上与阿以冲突相类似。中东危机导致了多种后果，但产生的原因只有一个。以色列的和平、安全、主权、贸易、国际友谊、经济发展和航海自由等权利，实际上就是生存权，已被强行否定，并不断受到攻击。所有其他方面的冲突都是这个唯一原因的后果。像这样不但完全否定一国的主权，而且甚至否定其合法生存权的事例，在其他的争端中从未出现过。对以色列的情绪化的攻击，已大大超出了政治范畴。它把人类团结的所有事实横扫一边。获官方认可的、支持纳粹反犹神话的无数文章著作对其推波助澜。它捏造出了一个有关犹太人历史的阴谋理论。它极端地表现为战场上残害以色列士兵，暗害和拷打以色列俘虏，它在最近叙利亚虐待狂式的拒绝执行有关如何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的行动中达到顶点。从这种强烈的仇恨中，产生了攻击人类价值观的行为，去年在慕尼黑，5天前在罗马机场，及在此期间、在那之前和自那之后在其他地方令人厌烦地定期发生的事情说明了这一点。当运动员在奥林匹克旗帜的掩映下被缚住手脚，静静地被子弹逐个击中头部的时候，当民用飞机上的旅客因为遭遇有条不紊地爆炸而被烧成灰烬的时候，难道我们不是在直面产生奥斯威辛毒气室和绞刑架的思维习惯和意识形态吗？

我们必须与这种传统相决裂。这次会议能否成功，归根结底取决于阿拉伯民

族和以色列是否愿意彼此客观地理解。今天，我们对于理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真实含义，既无困难，又很乐意。它是一个民族从外部奴役中获得解放的感人故事。它是一种努力在过去的荣耀与未来的希望之间构筑桥梁的行动。19个国家的存在反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的成功，他们占有1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拥有无数的资源，其中有1亿阿拉伯人生活在主权的旗帜下。整个世界，包括以色列在内，已开始认真对待阿拉伯民族主义。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否会坦率地认真对待另一个中东民族在其最初也是唯一的家园里安全生活的普通权利。

为了使这种情况成为现实，我建议，阿拉伯世界的政界和知识界的领袖们要拒绝那种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外来者的错误观点。以色列不是中东的外来者：它是其机体和记忆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把以色列和所有出自以色列的东西从中东历史中取掉，你就抽调了中东历史中最重要的经历。以色列在以色列地的历史、宗教、民族之根是人类文化史的一种主要成分。没有任何事情——甚至散居、放逐、殉难和长期的隔离——曾经打断这种联系。现代以色列重续了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种主要潮流。我们请我们的邻国相信，以色列是真实的存在，中东历史的其他大部分要素正是来源于此。以色列正是这样的国家，它使犹太民族成为自身的决心，是它在自己的价值观框架内作为复兴者生存的决心，因而也是为全世界人类的遗产贡献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的决心。

这就是以色列的全部含义，它太深厚、太古老、太强大，无法被根除。我请阿拉伯人的领袖们和思想家们，在考虑以色列的时候，仔细想一想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对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一种灵魂，是一种精神准则。分享过去的共同荣耀，拥有现在的共同意志，一道从事伟大的事业，而且乐此不疲——这些是成为一个民族的基本条件”。

当你把犹太人失去家园的特殊的悲剧置入这种记忆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以色列面对其他中东国家时会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合法性。它不会消失，不会为自身的存在而致歉，也不会为主权的天命上让步，也不会放弃自身的声誉和形象，也不会被别的东西所吞噬。它在自身合法存在的框架内寻求妥协与和平。

在我看来，拒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中东命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基本事实的做法，似乎正是其他每一项争端产生的根源。我们应该记得，针对以色列的战争爆发的时间只比以色列建国晚一点。如果我们想知道问题“一切如何开始”的

真实答案，可以去楼下的图书馆查阅文件，寻找 1948 年 4 月 20 日联合国分治委员会的报告。我引用如下：

阿拉伯人对联大计划的反对已经从巴勒斯坦境内外强大的阿拉伯力量的有组织的行动中表现出来，他们努力通过威胁和暴力行为阻碍计划的执行，使其目标无法实现……巴勒斯坦境内外强大的阿拉伯力量在挑战联大决议，致力于通过武力蓄意改变决议所设想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那份报告。

自那时起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变化。难道我们不可以无须改变许多词汇就用这些句子描述今天的情况吗？军事优势的钟摆左右摇动。政治斗争潮起又潮落。只有一样一成不变——中东处于火山喷发前的紧张气氛中，每次爆发和停歇之间只有几年时间。第二十六年就如同第一年一样，我们早晨起床后发现阿拉伯军队从南部和北部向我们发起进攻。没有人会相信，如果那些庞大的装甲部队如其指挥官所希望的那样在向前推进时，他们会自愿在某一特定的战线停止。杰出的埃及作家穆罕默德·哈塞奈因·海卡尔在 10 月 19 日的《金字塔报》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阿拉伯人通过武力成功地解放了 1967 年 6 月被征服的土地，又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在下一个阶段通过武力解放整个巴勒斯坦呢？

的确，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呢？就如同在 1948 年，1973 年 10 月也同样如此。生命和家园，民族的未来，个人的命运和 25 年来齐心协力所建立、珍爱和保卫的一切，他们能否延续对以色列来说都成了大事。

虽然 1948 年和 1973 年有许多相似之处，却也出现了一个不祥的变化。所有在座的人都肯定知道这一点。现在中东的小国也能够使用数量如此之多，破坏力如此之大的武器，一代人之前，只有最大的军事强国才用这样的武器。因此，在戈兰和西奈布满了年轻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士兵的尸体以及被焚烧的装甲车和卡车的残骸。仅仅在 10 月份，就有 2000 辆坦克被毁坏。以他们的价格，中东国家本来能够有 2 万辆拖拉机开垦他们的土地。

或许有一件事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即双方都已清楚战争和政治的僵局不会带来任何结果，这把我们——以色列、埃及和约旦——带到了日内瓦。我们经政府授权来寻求和平。我们也受丧子的母亲、寡妇和孤儿的共同授权，来终止 25 年来的疯狂行为。所有的悲伤都在于，这次和平会议本来能够在 6 年前，即 1967 年战争结束后召开，或者确确实实在 1948 年战争随 1949 年停战协定的签署而停止后的任何时候举行。以色列一直建议的正是和平谈判。我们本来能够在不出现那么多坟墓，不必流那么多鲜血的情况下，拥有这一时刻。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突破过去的僵局，进入全新的视野和希望。结束战争的共同兴趣已经在 3 个协议中把埃及和以色列拉在了一起。我们已执行安理会 10 月 22 日的第 338 号决议，同意停火。11 月 7 日，为了巩固停火状态，我们又签订了六点协议。直到 11 月 10 日，在 101 公里处，签订协议的埃及和以色列高级军官还在文明的气氛中面对面进行商谈。现在，埃及和以色列与约旦一道已经在和平会议的程序和将要提及的条款方面达成一致。

这三个协议是一座桥梁，我们希望由此实现从交战状态到和平的过渡。尤其重要的是，双方在陆上，空中和海上继续遵守停火协议。

我建议在这次和会上，埃及和以色列发誓在对等的基础上遵守停火协议。我代表以色列发誓。毫无疑问，维持停火状态是进行任何有效谈判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除了这些过渡性步骤外，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目标有清晰的认识。以色列在这次和会上的目标是签署一个规定我们将来共处的条件的和平条约。由于这次和会的目标是和平，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名词的含义。和平并不仅仅是停火或休战。没有战争并不能完全表达出和平的意义。它也要求我们做出履行一些积极责任的承诺，由于彼此邻近，而且都是国际社会的成员，邻国之间互相负有这些责任。首先，持久的和平必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类现实。它不仅仅依靠文件的冰冷的形式主义。处在和平状态中的国家，彼此不应该由国际警察部队守卫的封闭的边界所分隔。在有关中东的大量公开讨论中，对警察部队介入的强调，实际上表明设想中的和平既缺少诚意，又不稳固，也不真实。和平协议的最终保障有赖于创造共同的地区利益，它的程度如此集中，相互的影响如此多样，互惠的利益如此难以分割，人员的交流如此便利，以至于未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被置于任何理性考虑的范围之外。

让我们所有人为建立类似于欧洲国家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冲突与战争后所创造的合作关系而奋斗，来弥补 25 年彼此分离的岁月。要达到那个最高的目标，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但是，难道每一个严肃的建筑师不是在任何开始面对毫无趣味的建造困难前，就已经设计好了所完成的建筑物的构想了吗？无论如何，我们所构想的必须是主权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以更广泛的对地区的热心与邻国进行相互合作，同时以自己的特色各自追求本民族的生活。

我们要谈判和缔结的和平条约应该规定，永远消除各种形式的敌对状态、抵制和封锁活动。和平解决方案应该是彼此意见一致的结果，而不是外部压力和一方进行威胁的产物。只有为和平自愿承担国家和国际的义务，签字国政府才能确保和平的稳定。当然我们的和平协议应该规定在相互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他们应该包含具体明确地承认各自政治独立、统一和主权的内容。他们应该禁止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在一个签字国的领土上发生而针对另一个签字国的领土和人民的任何敌对行动。他们必须正式宣布永远结束冲突，放弃所有在交战过程中出现的要求和行为。他们应该确保每个签字国签署的国际条约要毫无保留地适用于其他签字国，同时取消与过去阿拉伯各国政府在这些条约中所作的保留条款相适应的国际义务。彼此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不得试图妨碍另一方船只和飞机的活动，或禁止他们享有正常的空中过境和海上通行便利。经历多年冲突后确立和平关系的政府，肯定都要确立彼此间在经济、商业、文化和政治领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目标。如果确立了和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共同参加地区发展组织就会成为正常事务。

成见也需要改变。波特兰·罗素写道，“所有的战争都起源于课堂”。多年的冲突已使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彼此怀有了偏见。向和平的过渡应该在教育制度内部产生影响，要消除交战国对敌人的固有认识和陈旧观念，他们既是敌对状态产生的原因又是其后果。和平解决方案应该开放我们地区的交通要道。

现在，这些目标或许看起来是遥不可及的幻想，但是，他们并没有超出那些从敌对状态向和平过渡的政府通常所达到的范围。实际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不包括我在此所列出的每一项内容的和平协议。这次会议上有代表出席的三国政府均赞同安理会第 242 号决议，意味着他们都认可这些目标，因为该决议的主要条款要求确立正义而永久的和平，也要求本地区的所有国家互相承认各自的主权、统一、独立和安全权利。这条决议的另一项条款要求消除所有形式的敌对行动，

就安全和公认的边界达成一致，在和平解决的背景下，将军队撤到边界以内。主席先生，在这方面，以色列将信守 1970 年 8 月向你通报时所阐述的内容。

我们想从与会的阿拉伯国家那里知道，是否他们对和平协议规定的义务、权利和禁止事项的理解与我们的一样。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理解没有冲突，我们仍然会面临许多错综复杂的事情，但是比起意见分歧的情况来，达成一致和实现妥协的可能性更大。

当然，要与每个邻国进行谈判的和平条约应该包括边界协议。对以色列而言，决定性的考验是它的新边界能否防御如 1967 年和 1973 年威胁进行和付诸实施的突发性攻击和封锁。1973 年 10 月的经历证明了我们的观点，即有关永久边界的谈判必须力求准确，极为小心。如果那些装甲部队从阿里什、或加沙北部、或戈兰高地推进，那么第一次进攻很可能已经是最后一次。和平的缔造者不能再次创造易遭破坏而富有煽动性的形势。他们应该设法修正它。因此，以色列不能退回到 1948—1967 年间的停火线，他们已被证明天生脆弱，成了包围、封锁等侵略图谋的刺激因素。1967 年，以色列在经受几周的危险和孤立后，才打破了这种图谋。

所有签字国的利益…… [此处原文缺漏]。如同在其他问题上，就此问题，各方都必须起码愿意在各个方面做出这样的让步，以便不威胁到关键的安全利益。以色列不寻求把接受它的任何立场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就如同人们不应该要求我们接受任何先决条件并以此作为谈判条件一样。在听取了阿拉伯人的立场和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后，我们应该尝试在适当的时候使我们的政策实现妥协。安全安排和非军事区能够补充已谈就的边界协议，当然，他们不能取代它。

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和平谈判中的主要因素是安全。的确，我们又一次从军事进攻中成功脱身，而这一次另一方占有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优势——军队人数、武器数量、率先发起进攻和完全出人意料等方面的优势。然而，虽然我们获得了胜利，但是在以色列，人们心情沉闷，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起而面对人类易遭受攻击的困境。以色列在 1973 年所受的损失与 1948 年、1956 年、1967 年 and 在此期间全部消耗战和渗透战术的牺牲一样多。以色列人常常把这些损失与把我们几百万亲人推向死亡的残酷的欧洲大屠杀进行比较思考。现在，没有一个民族的经历可以与此有一点点的相似。作为犹太人而且能够生存的简单愿望占据了犹太人的大部分历史，通常，这种协调无法实现。唯一有人力资源遭受如此大规模

屠杀的民族，唯一生存了 25 年而没有一个月和平的主权国家——怎么能希望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国家，不去尊重对个人和集体生存的行为特别强烈的关心呢？

和平的获得，将使得在国际援助下通过地区合作解决难民问题成为可能。我们发现，从石油出口中每年获得超过 150 亿美元收入的国家，没有本着重视亲情和人类团结的精神解决这个问题，这让人感到震惊。就在 1947 年和 1948 年对以色列的进攻造成阿拉伯人难民问题的那两年，70 万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土地与希特勒欧洲的废墟中的犹太难民，被以色列所接受，他们获得了完全的公民资格和经济保障，融入了以色列。在欧洲、印度次大陆和非洲都出现了类似的解决方法。从根本上说，难民问题并不难解决：一种有意让它永久存在的决定，使它永久化了。但是，毫无疑问，和平的解决办法要清除过去阻碍达成决议的任何政治诱因。在适当的时候，以色列将明确自己在国际和地区努力促成难民再定居的行动中应有的贡献。在对中东那些已离开国土去寻求新生活的人所抛弃的财产进行总体讨论的情况下，我们将建议对已抛弃的土地做出补偿。

我假定与约旦进行谈判。我相信，谈判将确定占据了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原始范围的两个国家——以色列和那个阿拉伯邻国——间公认的边界和其他共存的条件。巴勒斯坦和约旦阿拉伯人的特殊的身份认同将在这个邻国那里得以表达——我希望，是在与以色列和平合作的状态中得到表达。

我宣布，我们反对将处于沙漠和大海间的这个地区爆裂式地肢解为三个国家；毕竟，那里只有两个民族，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而并非有三种。

今天，桥梁和边境畅通无阻，去约旦河东岸和西岸的阿拉伯人——实际上，来自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人——来来往往地自由出入以色列，可以到达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在包含公认边界内容的和平解决方案中，我们应该竭力保护和增加这些人员联系和交往的便利条件。政治主权不同，没有必要把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合作拒之门外。我们渴望在中东出现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边界开放和有地区合作机构的社会。

我们深知，现在已被以色列永远统一的首都耶路撒冷，是其他两个宗教的摇篮，是他们圣地的所在地。以色列不想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独自行使司法权，或者说单方面地承担责任——圣地应该处于奉其为神圣的那些人的管理之下。我们会讨论贯彻这些原则的方法，以及拟定自由地到达和朝觐圣地的协议的

途径。

当和会在开幕阶段之后举行的时候，以色列将支持优先与埃及讨论军队脱离接触协议的建议。在后一阶段，我们将在其他可能的待议事项上发表意见。今天，我将只论及一些必须解决的紧急事项，这既基于人性的要求，也符合会议本身的利益。

令人遗憾的是，叙利亚缺席前期的会议，但是，坦诚和愤慨迫使我要说，以我们的判断，叙利亚尚无资格参加和平会议，因为它在继续违反《日内瓦公约》，恶意伤害战俘和他们备感痛苦而又忧心忡忡的家人。这种违犯人类准则的行为依旧毫无节制。在体面地对待战俘方面，叙利亚无法得到信任，而且曾有许多先例，他们太伤我们的心，叫我无法叙述。但是，我们知道，无助的战俘被戴上手铐，然后被冷酷地杀害。我们已经向国际红十字会报告了 24 起这样的案例。我们知道，战俘遭受羞辱、酷刑、殴打并因此致残。叙利亚政府扣留战俘名单，拒绝红十字会的探访，在以色列数以百计的家庭和数以千计的居民中造成了大范围的痛苦和不确定性。而以色列已把叙利亚战俘的名单呈送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定期进行探访。《第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国家的义务是无条件的，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的要求或需要。尽管如此，以色列已同意，在释放战俘的同时，让数千名在十月战争中被俘的叙利亚平民返回戈兰东部地区，甚至也同意向联合国紧急部队移交在 10 月 22 日和 24 日间占领的两个据点。

我们也要强调，埃及必须尽快行动，以回应我们就其他失踪的战俘和归还军事行动中阵亡的士兵的尸体等问题的质询。一般而言，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谈论起战俘问题，一定是到结束阿拉伯人对待以色列人时所呈现出的野蛮性的时候了，也是到使我们地区的生活适应国际文明准则的时候了。

我们想以国际文明言行的观念取代现今中东生活的习惯。劫机者的行为准则支配着太多的国际政治活动。劫机者的口号是“按我吩咐的去做，否则……”。这句话，恐怖分子对飞机驾驶员说过，一些产油国对欧洲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政府说过，一些阿拉伯政府对那些他们力图削弱其与以色列关系的国家说过，抵制委员会对商业公司们说过。现在，“按我吩咐的去做，否则……”这句口号已经不再是给中东稳定的最佳处方。这句话会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作为最后的诉诸手段时，它一定会遇到阻力。我们所寻求的正是支配我们地区国际关系的所有观念和态度的转变。

多年来，中东冲突是公众讨论的一个恒久话题。全世界在注视着这次会议，但我希望在以后的各个阶段，和会将制定讨论争端各个方面的简明而严谨的程序。在迈向最终解决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排除会就一些阶段性进展达成共识，但是，这次和会除了永久而完全的和平，不应该满足于任何最终结果。

对联合国大会上的公开讨论与和平会议之间做出区分，极其重要。在公开讨论中，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裁决；在和平会议上，则通过协商一致。我们希望本地区以外的政府自我克制，他们或许以为他们明白各方利益能够调和的精确的平衡点。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自由地达成一致。因为在最后关头，不会要求以色列以外的任何人——可能也从未要求过——为以色列的生存而冒付出生命和鲜血的危险。无论什么时候需要做出这样的牺牲，我们都不得不独自面对。因此，我们需要别人尊重我们承担责任时的孤独感，也就是说，尊重我们对以色列安全和生存的最基本条件的判断。我们要以固有的韧性保护我们做最终决定的范围。这个问题尤其敏感。我们已经接受两位联合主席的共同倡议，并视其为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平衡的真实反映。我们由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讲话可知，以色列的合法性和享受安全的权利不受任何怀疑。然而，当我们阅读《阿尔及尔宣言》的时候，却发现它对这两点都不置可否。“和平”一词在这一宣言中就根本不存在，“以色列”一词同样如此，但宣言却不祥地提到了一次“那个敌人”。这就是为什么《阿尔及尔宣言》实在不能成为可以指导和平会议的那种宣言的原因。

但是，当我们接受两位联合主席的共同倡议之时，我们无法忽视的是，其中的一位主席只认同我们的敌人，并没有感到关心以色列的福利和命运以便进行平衡的必要性。在军备竞赛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因此，这里也没有均衡可言，即便这种不平衡并不比在更广阔的多边政治舞台上存在的更引人注目。所以，真正的补救办法是允许各方自己最大限度地拥有实现对话和达成公认的解决方案的机会。

总之，秘书长先生，尽管这一问题的构成非常复杂，但是每样事情都以简单的方式让我们想起来这里的目的。以色列、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最终，所有这些国家都应该是参与者——作为主权国家都相对年轻，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古老的民族。我们双方一直都有记忆的天赋，没有一方健忘。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比起我们共有的人性来，我们更清楚相互间的分歧，然而，有些观念和记忆都是双方所共享的。在马奇佩拉有一个山洞，我们共同的祖先，族长

和女族长们，在那里安息。

我们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击碎偶像，提出新的理念，震惊了他同时代的所有人。那正是我们现在必须做的，即清除对憎恨、猜疑和战争的偶像崇拜，击碎人们对传统观念，首先是传统口号的崇拜，奋力迈向充满变数的、但比如果我们落后所面对的可怕的宿命更好的未来。

我们的《圣经》一语中的（用希伯来语和英语说）：“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但是，它在你们的《古兰经》中同样言简意赅（用阿拉伯语说）：“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应当依赖真主。”

谢谢大家。

联合国秘书长：谢谢尊敬的以色列外长。我被告知尊敬的埃及外交部长想发言。我请他发言。

法赫米先生（埃及）：主席先生，经你和尊敬的外交部长们的允许，我愿意就刚从以色列外交部长那里听到的声明说几句话。

今天上午，我以我所肩负的所有责任竭力使埃及的立场基于事实，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事实。就如同你们所有人可以见证的那样，我让我自己避免提及除事实外的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想，同时也希望，在这次会议上的这个历史性时刻，我们正在开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机，这将仍然与事实相符。第二，我无须诉诸以色列外交部长所选择的程序，因为我没有任何为了国内需要而在这里发言的问题，我也没有面临几天内在国内将要出现的选举运动。这是我的第一个评论。

我的第二个评论是，确实十分遗憾的是，埃班先生提到了这个图书馆中的联合国档案，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明白联合国的档案中有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他们因为以色列对国际社会、对阿拉伯国家和对巴勒斯坦人所采取的行动，至少 100 多次谴责了以色列。由于这个原因，以色列现在发现自己很孤单，完全被孤立了。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联合国成员国发现自己处于以色列现在所处的环境。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阿拉伯国家的行为不当吗？是因为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不知道真相；而只有以色列知道真相，只有以色列提出意见，只有以色列知道事实吗？是的，他们知道事实；但是他们只知道他们想使自己相信的事实；而别人都不相信他们。有关档案的问题，以色列被孤立的问题，以色列的行为方式的问题，我就讲这么多。

然后，就如同我们习惯听到的那样，在为了国内需要而向听众演讲和再次歪曲事实的时候，他又一次试图轻视我们的智力。他甚至认为，提及巴勒斯坦人，提及绝望的人民、绝望的民族的一些事件，并没有什么不妥。埃班先生和他的同事在 1947 年武力侵略了他们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以那种方式行事的原因。他们有权那样去做。但是，一个自视为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采取那些行动——我将只提及他们中的一部分。首先，1947 年在戴尔亚辛；1954 年在基比亚和纳哈林；1954 年的拉冯事件；1955 年在汗尤尼斯和加沙；1956 年在卡塞姆村；1958 年在卡拉默；1965 年在萨摩亚；1968 年的贝鲁特机场；1968 年入侵贝鲁特；1969 年在黎巴嫩南部；按以色列政府的指令大规模地暗杀——我重复一遍——大规模地暗杀巴勒斯坦人的一些领袖；1973 年大规模入侵贝鲁特；击毁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的帐篷。

这些就是以色列政府的行为——负责的人民的行为，如果他们确实负责任的话——但是，他认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但是他认为其他人不知道。这张桌子周围的每个人，这张桌子之外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事实，我希望，如果他将来想以严肃的态度工作，就不应该利用这个讲坛做宣传。他谈到了叙利亚。他谈到叙利亚是因为叙利亚缺席会议。我可以请各位在这里停留 3 个小时，告诉你们以色列人是如何行动和进行回应的，告诉你们他们干了哪些残忍的事，告诉你们他们的军队在停火期，或临到停火期，或在交战期间在干什么。甚至埃班先生也无法否认他们国家的飞机在我国村庄上空扔炸弹——要杀死什么人？农民和孩子们！现在，他谈到了安全。什么样的安全？通过协议确立的安全。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吞并土地。“通过协议”，他的意思是阿拉伯国家必须同意什么？为了他们的安全的缘故，给他阿拉伯人的土地。他忘记了一点——我怀疑他是否忘记了——1947 年，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巴勒斯坦交战：他记得 1956 年，我认为他参与了那次针对我国的勾结。1967 年，他们侵略了我国和所有的阿拉伯国家。他谈到了 1973 年 10 月 6 日。在声明中，他承认了——这是 he 应该吸取的教训——现在，在 1973 年以后，他非常清楚，并非只有以色列人能使用武器，现代的和精密的武器。在这里，他竭力想让自己表现为整个世界的明灯——历史上最爱好和平的传奇人物。

他谈到了阿拉伯峰会上的阿尔及尔决议，他因为我们没有提及以色列的国名而生气。当以色列行为适当的时候，当以色列愿意在这个国家里和平生存的时

候，当它不再以任何借口吞并领土的时候，当它不再以这种所谓的安全谬论迷惑和误导人民的时候，我们将提到以色列的国名。谁的安全，埃班先生？只要你在运用你们的这些军国主义行为准则，你就在威胁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但是，在今天的发言中，当他在祈求和平的时候，他从未说过一遍“从阿拉伯领土上撤军”的话——没有一次——这就是他在这儿祈求和平的方式。谢谢你，主席先生。

联合国秘书长：谢谢尊敬的埃及代表。其他代表想发言吗？显然没有人。那么我可以提议我们解散这次会议，明天上午 11 点召开一次闭门会议吗？那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这次和会未来的组织问题。

我请尊敬的苏联外交部长发言。

葛罗米柯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明天我们不得不讨论你们已经提出的问题，但是如果任何人想就中东问题的实质提出一些意见的话，那么他当然可以在明天的会议上自由地发表意见。我认为这合乎道理。

联合国秘书长：我想一定没有人反对这种意见；我想和会同意，如果任何代表团想讨论实质性问题，都可以接受。有其他意见吗？如果没有，我宣布散会，直至明天上午 11 点复会。

（会议在下午 4：45 结束。）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 1081 ~ 1109 页

（12）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在国会的声明，1974 年 1 月 22 日

梅厄夫人在讲话中解释了与埃及达成军队脱离接触协议的背景和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当天议会以 76 票赞同、36 票反对通过了此项协议。讲话原文如下：

国会议员们，

1 月 17 日，政府一致决定，授权总理下达在埃及前线签署军队脱离接触协议的指示。这一决定是在与美国国务卿经过详尽的讨论之后做出的，他在埃及和以色列两国政府之间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斡旋。

1 月 18 日（星期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大卫·厄拉扎尔中将在 101 公里处与埃及签署了军队脱离接触协议。在签字之前，我们通知基辛格博士说，协议将于本周报送国会，并要求他将此事告知埃及。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大卫·厄拉扎尔中将在 101 公里处签署的协议。与协议相联系并

构成其组成部分的附加文件已呈送国会国防和外交委员会。

政府已经在这一个问题上做出了后续决定，表明准备与埃及达成一项加强停火的协议，使得〔苏伊士〕运河开放和本地区民事活动的正常化成为可能。

政府已将上述政策通报第七届国会，而在赎罪日战争后，政府也曾将其决定通报国会，说它准备响应安理会决议，展开有关军队脱离接触的谈判。11月13日，我通知国会说，我们已经签署了六点协议，其中包括有关军队脱离接触的一段文字，国会注意到了我们的声明。

回顾起来，双方的司令官于10月28日在101公里处举行了第一次会晤。11月11日，以方的阿哈龙·亚里夫少将与埃方的加马齐将军签署了六点协议。但在11月29日，两位司令官的会谈中止了，不过并非出于我们的意愿。讨论转移到了12月21日开幕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所有各方均同意优先考虑有关埃及与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的谈判，认为这是确立持久和平的基本和迫切的一个阶段。因此，军事工作组于12月26日开始了活动。如前所述，今年1月18日，还是在101公里处，有关军队脱离接触的谈判成功地结束了，这是基辛格博士在耶路撒冷和埃及多次进行会谈的结果。

根据协议，双方自协议签字之日起，即明确地相互承担义务，在海上、陆地和空中严格实施停火，停止针对对方的任何军事或准军事行动；换言之，是全面的停火。让我明明白白地解释一下，这一停火意味着承担下列义务：停止封锁，不得阻止经曼德海峡来往于以色列的商船。

协议规定，两国军队脱离接触并重新部署，同时在运河以东的脱离接触区驻扎联合国紧急部队。在重新部署军队的框架内，运河两岸的军队将实施撤离，大规模减少其人数。以色列国防军将放弃在运河西岸的阵地，驻扎于运河以东约20公里一线的新地区。埃及将会把它的主力部队从运河以东撤到以西。脱离接触将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对军队的规模和武器的数量、种类进行限制。

双方将协议定义为走向最终的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第一步。

埃及的几位领导人用各种声明来附会协议，其中一些令人困扰，他们显然是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公众的，尤其是不满于协议的极端的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的。但仔细审视一下埃及政府授权发言人的声明，可以发现埃及政府计划疏通运河，使之适于航运，并为民众谋利，重建被遗弃的城镇，使运河区的居民生活恢复正常。这些声明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即埃及政府更愿意重建荒凉的苏伊士运河区，

使其重新进入生活的主流。如果事实上人们毫不迟疑地立即开始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它可以成为本地区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即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转折点。

可以说，如果不是埃及在赎罪日战争中拥有一份负的资产负债表，如果不是我们的部队突破并占领了运河西岸的阵地，那么埃及能否同意停火协议，同意参加和会，同意1月18日签署的军队脱离接触协议，所有这些都大可怀疑，而作为停火协议天然结果的开放运河的条件也就无从创造了。

在同意根据我们签署的协议条文规定的军队脱离接触时，我们并未忽略与国际环境和以色列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相联系的各种考虑。我们同时考虑到了地区和国际的环境，包括我们与美国的关系。

国会议员们，

我们并非因为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或军事上的需要而签署军队脱离接触协议的。我们签署协议的目标是为了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而向前进，首先是为了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为新的战争。

我于11月13日告诉国会：“停火的巩固和军事紧张状态的缓和是防止战火重燃和延续的重要和基本的目标。我们应该尽力防止战火重燃和延续，尤其是因为我们想要使之服务于一个更为崇高的目标，即实现和平，为此前一目标本身也足够了。在这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过程中，以色列国防军突进到了运河西岸，这本身代表了一个基础良好的军事事实。但是，永久呆在那里并非以色列的目标。我们急于结束战争，推进和平进程。我们想要把协议作为我们走向与各邻国签订旨在实现真正的和平的谈判的第一步。我们知道这个目标不能一蹴而就，但肯定可以逐步接近，因为我们的邻国已经作好准备了。”

从10月22日到今天，该地区已发生了1075桩事件。我们的士兵被杀的人数达到22人，负伤的人数是107人。

取代这个协议的只能是新的战争。确实，有几天这种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可避免了。一旦战火重燃，我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力量绝无怀疑：以色列国防军将压倒侵略者。但负责任和冷静的判断要求我们倾向于另一条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将开辟并加强迈向和平的前景，条件是这份协议并非强加于人，而是在理性的环境下达成，并且在协议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使我们能控制强大的阵地。

协议是我们在战争中取胜的结果，但我们并未忽视这一事实，即协议同时反映了埃及在战斗最初几天中取得的战绩。

我们并未依赖于联合国部队，而是依赖我们自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部队的驻扎仍然十分重要，只要和平不存在，因为联合国部队可以维持双方军队间公认的缓冲区；只要联合国部队的撤离不是由单方面来决定，因为埃及不经以色列的同意而要求联合国部队撤离将意味着一个邪恶计划的存在，从而使以色列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如同实际情况所要求的那样。

国会议员们，

我们的朋友美国，在尼克松总统的领导 and 美国国会一贯的支持下，持一种在各方之间鼓励谈判以求得到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案的政策，同时在实际上奉行加强以色列的原则。这一政策需要保证以色列能够以一种强者而非弱者的身份来参加谈判。

以色列力量的增长得到了这一政策的有力支持，而且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美国会对以色列的安全需求继续保持高度的关注，维持一种持续的积极方式。

我怀着赞赏之心，想要指出美国在这一协议达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国务卿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其个人不知疲倦的关注。在协议签署前的几天里，基辛格博士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访问。他和助手的许多日日夜夜就是在从耶路撒冷到阿斯旺，然后又返回耶路撒冷的飞机上度过的。他成功地提炼了以色列和埃及提交给他的原则及想法，并帮助两国确定了协议的具体形式。

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国务卿基辛格同样赢得了埃及的信任和合作。他成功地向我们准确解释了埃及的考虑，同时也向埃及清楚地表达了以色列的立场，包括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的立场。值得一提的还有，不像有些斡旋者试图确立自己的立场，好像自己是谈判的一方一样，美国在斡旋时小心翼翼地不去超越这个词的积极的和经典的意义。

在基辛格博士勤奋地、不知疲倦地努力达成这一协议的帮助下，以色列和埃及成功地向对方彻底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因此，美国成为能够证明双方签署协议的意图及其明确承担签署协议的义务的一个因素。以色列非常重视美国扮演的这一角色。只要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信任还维持在狭隘的基础上，一个类似于美国这样的友好国家进行介入，在两者之间促进关系、保证其继续遵守解决方案方面就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我们决定支持协议的时候，考虑到了埃及的动机和论点，只要我们认为他们是合理的。我可以明白地说，我们急于找到互利的基础，为基于相互信任的关系

奠定基石。我相信，所签署的协议同样极大地符合埃及的利益。埃及从中得到益处，这并没有吓倒我们。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的代表在保护这个国家关键的安全利益时十分坚定。他们根据政府的判断以及我们的安全顾问审慎思考的意见得出了结论，认为我们获得了保障，有实际能力来维护协议，并在其遭受破坏时保护自己和做出高效率的回应。

在对埃及会信守其在军队和装备数量方面所承担的全部义务这一预测的基础上，并且出于埃及在事实上将会恢复运河区居民生活的希望，我们可能会见证这一我们全心希望发生的积极进展。

有关协议可能会遭到违反的考虑，或许会导致我们日后在达成任何协议方面的障碍。政府拒绝接受这一观点，虽然前者考虑了多种可能的发展。我们相信，维持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最好和最真实的保障深深地植根于双方的关键利益之中。

我不会这样讲，即通过这个协议我们得到了我们想得到的一切东西，而埃及却没有得到它想得到的一切东西。我们竭力穷尽谈判的所有可能性，而所达成的协议要优于其他选择和可能性。

国会议员们：

根据协议，我们将在西奈确定的界线并未构成一条和平时期的永久边界。如前所述，协议声明这只是向和平迈出的第一步。从一开始，我们的立场就是军队脱离接触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因为我们已经准备与埃及就可防御边界内的持久和平问题进行谈判。目前就我方而言，我们应当将军队脱离接触看成是一种为促进和平的远景而有利于营造合适氛围的成绩。

在基辛格博士协助下进行的这场谈判完全限于停火和军队脱离接触的巩固。在这些主题之外，我们并没有被要求，也没有做出任何承诺。

国会议员们，

非常遗憾的是，我无法与叙利亚政府就有关战俘和军队脱离接触问题的接触中取得任何进展。叙利亚政府始终顽固地拒绝我方掌握我们的战俘名单，也不让红十字会看望他们。这一拒绝的粗暴性是无以复加的。基辛格博士无法告诉我们他已经打破了这种僵局，但是他已向我们许诺，他会继续为之努力的。

以色列政府重申，在我们得到处于叙利亚监禁下的亲人们的名单之前，我们

不会和叙利亚讨论军队脱离接触的问题，或者与其出席日内瓦会议。我们的这一立场受到了所有遵守基本的人权观念的政治力量的支持。

国会议员们，

我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埃及前线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上，我呼吁国会支持政府的决定。一旦国会批准这一协议，它就将按计划于1月25日（周五）付诸实施。

昨天，在国会会议的开幕式上，我说我们在第八届国会任期内遇到了决策困难。我们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保持坚定立场的能力取决于我们在社会、教育和经济领域内所能展示的出色表现。我们需要力量和内部的团结去面对建设性的努力、吸收〔移民的〕任务和我们时代的斗争，而且我确信，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清醒的智慧去完成我们的使命。

见《以色列外交：文件选》第二卷，第1111~1116页